# 毛詩正義卷第三十七



唐國子祭酒曲阜縣開國子臣孔　穎達　等奉

勑撰定

周頌

閔予小子　訪落　敬之　小毖　載芟

良耜　絲衣　酌　桓　賚　般

閔予小子十一句　正義曰閔予小子詩者嗣王朝於廟之樂歌也謂成王嗣父為王朝於宗廟自言當嗣之意詩人述其事而作此詩歌焉此朝廟早晚毛無其說毛無避居之事此朝廟事武王崩之明年周公即巳攝政成王未得朝廟且又無政可謀此欲夙夜敬慎繼續先緒必非居攝之年也王肅以此篇為周公致政成王嗣位始朝於廟之樂歌毛意或當然也此及小毖四篇俱言嗣王文勢相類則毛意俱為攝政之後成王嗣位之初有此事詩人當即歌之也鄭以為成王除武王之喪將始即政則是成王年十[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攝政是[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王朝廟自言敬慎[illegible]先緒詩[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之則羣[illegible]相應和事本一[illegible]未攝[illegible]後
之時詩人追述其事爲此歌也小毖言懲創往時則是歸政之後九年
之事以其居攝之日抗禮世子今始即政周之新王故亦與此爲類稱
嗣王也經云於乎皇考下篇羣臣進謀云率時昭考皆以武王爲言
計歲首合諸羣廟皆朝此特謀者與人之辭故下篇言謀此則獨述
王言故稱爲朝且此三篇一時之事似一人之作皆因朝廟而有此事故首
篇言朝以冠之　箋嗣王至朝於廟　正義曰以頌皆成王時事故知
嗣王謂成王曲禮云內事曰孝王某外事曰嗣王某彼謂祝之所言以告
神因其內外而異稱此非告神之辭直以嗣續先王稱嗣王耳古者天
子崩百官聽於冢宰世子以三年之內不言政事此嗣王朝廟自謀
爲政則是即政之事故知除武王喪將始即政朝於廟也曲禮稱天子
在喪曰予小子若已除喪當爲吉稱而經言小子在疚爲喪中辭者
以其服雖除去喪日近又序其在喪之事故仍同喪稱言將始即
政者始欲即政先朝於廟既朝而即聽政故言將也烈文箋云新王
即政必以朝享之禮祭祖考告嗣位然則除喪朝廟亦用朝享之禮

祭於廟矣序不言祭者以作者主述王言其意不在於祭故略而言朝則祭可知　閔予小子　毛以爲成王將涖政而朝於廟乃追悼於已過欲自强於未然故感傷而言曰困病乎我小子也往日遭此家道之不爲言先王既崩家事無人爲之使已孤特嬛嬛然在於憂病之中賴周公代爲家事得致太平今將自爲政故追述其父於乎可歎美者我之君考謂武王也此武王之道長可後世法之能爲孝行常能念此君祖文王上事天下治民以正直之道而行止子行父業是能孝也皇考以念皇祖而能同其德行維我之小子當早起夜卧敬慎而行此祖考之道止言將不敢懈倦也於乎可歎美者我文武之君以道有此德故我當繼其緒業思其所行不敢遺忘也由不敢忘故夙夜行之　鄭以爲周公未攝之前成王因朝廟而感傷言曰可悼傷乎我小子耳今遭此家道之不成唯此爲異餘同

傳閔病至疚病　正義曰閔病疚病皆釋詁文造爲釋言文言毛意以在歸政之後則武王崩已多年載今言　而言在疚遭家不爲追

王初崩之時也言曲述家不爲所謂家事 人爲之賴周公爲之云
太平將欲躬行故上念父祖追述之事爲下言發端故王者自云病
乎我小子乃遭家之不爲言先王崩則家事莫爲徒嬛嬛在憂而
病故周公代爲家事以致太平傳意或然 箋閔悼至之中 正義
曰閔者哀閔之辭故爲悼傷之言有所造爲終必成就故造猶成
也人之所行死則事廢後主當更造立故云家道未成父在則有
所依恃無之則己身孤特故云嬛嬛孤特在憂病之中易傳者以
閔疚並訓爲病於文太重孫毓云傳以閔爲病以造訓爲雖義不異
於辭不便箋說爲長 傳庭直正義曰釋詁文 箋茲此至私枉
正義曰茲此釋詁文又云陟升也釋言云降下也故以陟降爲上下也
武王身爲孝子耳而云長世是其孝之法可後世長行故知謂以
孝行爲子孫法度使長見行之也文王身爲王矣無人得在其
上以直道事天爲君所以牧民故爲下以直道治民即與文王所
云文王陟降一也以庭止與陟降共文則二者皆用直道故并而屬
之直者即不私枉之謂故云言無私枉論語云舉直措諸枉是枉

者不枉也禮記曰奉三無私是直者無私　傳序緒
正義曰釋詁文以王世世相繼如絲之端緒故轉爲緒箋哉敬慎至不
忘　正義曰敬者必慎故言敬慎也以上有皇考皇祖故云慎
行祖考之道上文之意言皇考自念皇祖非成王念之此言
繼緒思不忘宜爲繼武王之緒思不忘武王耳而以爲兼念文
王者以成王美武王能念文王明成王亦當念之此文處末可以揔
前祖考故知兼念文王也　訪落十二句　正義曰訪落詩者嗣王
謀於廟之樂歌也謂成王既朝廟而與羣臣謀事詩人述之而
爲此歌焉　訪予落止　毛以爲成王始即王政恐不能繼聖父之
業故於廟中與羣臣謀事汝等當謀我始即政之事止羣臣對
王曰當循是明德之考令效武王所施而爲之王又謙而荅之曰於乎
可嗟嘆也此昭考之道悠然至遠哉我去之懸絶未有等數言其
遠不可及不能循之汝若將我就之使我繼此先人之業則先人之
道乃分散而去矣言己之才不足以繼之也維我小子才智淺短未
統理國家衆難成之事所以不能[illegible]昭考也又述昭考之[illegible]

武王能繼其父文王以直道施於上下又能上下其家之職事謂以羣臣使有次序也美矣我之君考武王能以此文王之道自安尊其身是昭考德同文王己不能及欲令羣臣助謀之也　鄭唯繼猶判渙謂繼續其業圖我所失分散者而收斂之未堪家多難謂年幼未堪以此爲異餘同　傳訪謀至渙散　正義曰訪謀落始率循時是悠遠猶道皆釋詁文春秋莊三年紀季以酅入于齊左傳曰紀於是乎始判是判爲分之義也渙然是散之意故爲散也王肅云予就繼先人之道業乃分散而去言己才不能繼傳意或然　箋昭明至收斂之　正義曰釋詁云昭光也光即明義故爲明也釋詁云艾歷也歷數也轉以相訓故艾爲數猶圖釋言文此篇所述皆是王言獨知率時昭考一句爲君羣臣言者以王方謀於臣不得自言率考且於乎悠哉朕未有艾是報荅率時昭考之言序云謀於廟明此句是臣爲君謀也率時昭考猶曰儀刑文王欲令法以從之也就其典法而行之謂就昭考之法也圖我所失分散者謂己不能行分張散失者欲令羣臣圖謀而收斂聚之以助己也易傳者以謀於羣臣當

歌也謂周公歸政之後成王初始嗣位因祭在廟而求羣臣助己
詩人述其事而作此歌焉經言創艾往過戒慎將來是求助之事
也毛以上三篇亦爲歸政後事於訪落言謀於廟今則進戒求助亦
在廟中與上一時之事鄭以上三篇居攝之前此在歸政之後然
而頌之大例皆由神明而興此蓋亦因祭在廟而求助也　箋毖
愼至患難　正義曰毖愼釋詁文箋以經文無小字而名曰小毖
故解其意此意出於允彼桃蟲翻飛維鳥而來也言早輔助
者初嗣王位而即求之是其早也　予其懲而　毛以爲成王即政
求助於君羣臣告之云我其懲創於往時而謂管蔡誤已以爲創艾
故愼彼在後恐更有患難汝等羣臣莫復於我掣曳牽我以
入惡道若其如是我必刑誅於汝是汝自求是辛苦毒螫之害耳
以管蔡誤己尋被誅戮故自說懲創戒使勿然既言將欲愼患又
說當愼其小惡之初始信如彼桃蟲耳爲惡不已於後更大似桃蟲
翻然而飛維爲大鳥矣其意言管蔡始則讒毀周公後遂舉兵誅
叛逆是積小成大言必反有此類當小即誅之勿使至大又言求之

言以我才智淺薄未任獨當國家多難之事恐我又集止於患難似蓼菜之辛苦然故須汝等助我慎之言又者非徒多難又集辛苦以此之故求人助己也　鄭於下四句文勢大同屬意小異言己所以創於往時者往始之時信以管蔡之讒爲小如彼桃蟲耳故不即誅之乃叛而作亂爲王室大患如桃蟲翻然而飛維爲大鳥矣於時我年幼少未任統理國家衆難成之事故使周公攝政即有三監及淮夷作亂使我又會於辛苦皆由不慎其小以致使然我今欲慎小防患故須汝等助我言己求助之意也　傳荓蜂摩曳　正義曰釋訓文孫炎曰謂相制掣曳入於惡也彼作甹夆古今字耳王肅云以言才薄莫之藩援則自得辛毒孫毓云羣臣無肯牽引扶助我我則自得辛螫之毒此二家以蛢蜂爲制掣曳爲善自求爲王身自求案傳本無此意故同之鄭說　箋懲艾至刑誅　正義曰懲與創艾皆嘗有事思自改悔之言此云予其懲而毖是有事可創故鄭迹其創艾之所由管叔及其羣弟流言於國成王信之而疑周公金縢有其事也三監叛而作亂周公以王命誅之書序有其事也

成王年十五周公自東都反而居攝稱元年其年即舉兵東伐至二年滅殷三年踐奄叛逆之事始得平定是歷年乃已也既創往時畏慎後禍恐其將復如是故戒羣臣小子無敢制掣曳我也制掣曳者從傍牽挽之言是挽離正道使就邪僻故知謂譎詐誑欺不可信若管蔡流言之類也毒螫如彼毒蟲之螫故言謂將有刑誅 傳桃蟲鷦至終大 正義曰釋鳥云桃蟲鷦其雌鴱舍人曰桃蟲名鷦其雌名鴱郭璞曰鷦䳁[亡消反]桃雀也俗名爲巧婦鷦䳁小鳥而生鵰鶚者也陸機疏云今鷦鷯是也微小於黃雀其雛化而爲鵰故俗語鷦鷯生鵰言始小終大者始爲桃蟲長大而爲鷦鳥以喻小惡不誅成爲大惡傳言始小終大其文得與箋同但毛以周公爲武王崩之明年即攝政爲元年時即管蔡流言成王信之周公舉兵誅之成王猶尚未悟既誅之後得風雷之變啓金縢之書始信周公箋言王意以管蔡流言爲小罪恨不登時誅之毛不得有此意耳是其必異於鄭當謂將來之惡宜慎其小耳故王肅云言患難宜慎其小是謂將來患難非悔不誅管蔡也 箋肇始至之鳥 正義曰肇始允信釋詁文

管蔡初爲流言成王信之既信其言自然可得誅之今悔於不殺時誅之者此謂啓金縢後既信周公之心已知管蔡之妄宜即執而戮之乃迎周公當時以管蔡罪小不即誅殺至使叛而作亂爲此大禍故所以爲創也箋又言鴟之所爲鳥題肩或曰鴞皆惡聲之鳥定本集注皆云或曰鴟皆惡鳥也案月令季冬云征鳥厲注云征鳥題肩齊人謂之擊征或曰鷹然則題肩是鷹之別名與鴞不類鴞自惡聲之鳥鷹非惡聲不得云皆惡聲之鳥也說文云鷦鷯桃蟲也郭璞云桃蟲巧婦也方言說巧婦之名自關而東謂之桑飛或謂之工雀或謂之過羸或謂之女匠自關而西謂之桑飛或謂之韈雀郭璞注云即鷦鷯是也諸儒皆以鴟爲巧婦與題肩又不類也今箋以鴟與題肩及鴞三者爲一其義未詳且言鴟之爲鳥題肩事亦不知所出遺諸後賢　傳堪任至辛苦　正義曰釋詁云堪勝亦任之義也予我釋詁文毛不得有追悔管蔡之事上經謂愼將來則此亦謂將來之事不得與鄭同也當言己才智淺短未任國家多難之事既已多難又會辛苦故王肅云非徒多難而已又多辛苦是說將

來之事對多難爲文蓼辛苦之菜故云又集於蓼言辛苦也
箋集會至之難　正義曰集會釋言文會謂逢遇之也世道未平
戰鬬不息於王者爲辛苦之事故言又會於辛苦也上以翻飛爲喻
謂長惡使成此云又集于蓼謂逢其叛逆故上箋言管蔡此箋言
三監猶是一事但指意有先後耳言三監及淮夷之難者淮夷之叛
亦三監使然故連言之也　載芟三十一句　正義曰載芟詩者春
藉田而祈社稷之樂歌也謂周公成王太平之時王者於春時親耕藉
田以勸農業又祈求社稷使獲其年豐歲稔詩人述其豐熟之事
而爲此歌焉經陳下民樂治田業收穫弘多釀爲酒醴用以祭祀是由
王者耕藉田祈社稷勸之使然故序本其多穫所由言其作頌之意
經則主說年豐故其言不及藉社所以經序有異也月令孟春天子躬
耕帝藉仲春擇元日命人社大司馬仲春教振旅遂以蒐田獻
禽以祭社然則天子祈社亦以仲春與耕藉異月而連言之者
雖則異月俱在春時故以春揔之祭法云王爲羣姓立社曰泰社
王自爲立社曰王社此二社皆應以春祭之但此爲百姓祈祭文當

主於泰社其稷與社共祭亦當謂泰社社稷焉 箋藉至
藉田 正義曰天官甸師掌耕耨王藉月令孟春云天子親載
耒耜躬耕帝藉是藉田者甸師所掌王所耕也天子千畝諸侯
百畝祭義文王親耕者一人獨發三推而已借民力使終治之故謂
之藉田也月令說耕藉之事云天子三推公五推卿諸侯九推周語
說耕藉之事也王耕一發班三之庶人終於千畝韋昭云王無耦以一
耜耕班次也三之者下各三其上王一發公三卿九大夫二十七然則每
耕人數如周語其推之數如月令則王一人發而三推公三人發各
五推卿九人發各九推大夫推數則無文因以三孤并六卿是為
九其大夫雖多見相三之數取二十七人為之耳其士蓋八十一人為
之耳月令止有卿而韋昭兼言大夫明亦宜有士也庶人終於千
畝謂甸師之屬徒也天官序云甸師下士一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三
十人徒三百人其職云掌帥其屬而耕耨王藉注云其屬府史
胥徒也耨芸芓也王以孟春躬耕帝藉天子三推三公五推
卿諸侯九推庶人終於千畝庶人謂徒三百人藉之言借也王一

耕之而使庶人芸芓終之是借民者謂借此甸師之徒也王者
役人自是常事而謂之借者言此田耕耨皆當王親爲之但以
聽政治民有所不暇故借人之力以爲己功是以謂之借也漢書
孝文元年開藉田應劭曰藉田千畝典籍之田臣瓚案景帝詔
曰朕親耕后親桑率天下先本不得以假借爲稱而鄭以爲
借民力者凡言典籍者謂作事設法書而記之或復追述前言號
爲典法此藉田在於公地歲耕墾此乃當時之事何故以籍爲名
若以事載典籍即名籍田則天下之事無非籍矣何獨於此偏得
籍名瓚見親耕之言即云不得假借豈藉田千畝皆天子親耕之
乎聖王制法爲此藉田者萬民之業以農爲本五禮之事唯祭
爲大以天子之貴親執耒耜所以勸農業也祭之所奉必用己
力所以敬明神也祭義云天子爲藉千畝躬秉耒耜以事天地
山川社稷先古以爲醴酪齍盛於是乎取之敬之至也是說藉田
之意也　載芟載柞　毛以爲周公成王之時耕藉以勸下民祈
社而求穀實故其時之民樂治田業於是始芟其所田之草始柞

其所田之木待其土氣烝達然後耕之其耕則釋釋然土皆解散又二人相對者有千耦之人其皆芸除此所芟柞草木之根株也其耘之時或往之隰或往之畛其所往之人維為主之家長維處伯之長子維次長之仲叔維衆之子弟維强力之兼士維所以傭賃之人此等俱往畛隰芸除草木盡家之衆皆服作勞有嗿然而衆其來饟饋之人即其婦之與士也此農人不以其身為苦乃謂饟已為勞思逆而媚其行饟之婦有愛其從來子弟是王化之深務農之至也此農人既去草木根株有略然而利者其所用之耜以此利耜始事於南畝之中以種其百衆之穀此穀之種實皆含此當生之活氣故從土中驛驛然其鑽土以射出其土也乃有厭然而特茂者其傑立之苗也厭厭然而長大者其齊等之苗也於是農人則緜緜然用其力麃芸之以此至於大熟則穫刈之濟濟然穗衆而難進有成實而多者其此民之積聚也乃有萬與億而及秭言其多無數也天下豐熟而此在上稅而取之以為三種之酒以為五齊之醴進予先祖先妣又以會聚其百衆之禮而為祭祀此所為

之酒醴有飶然其氣芬香用之以祭祀爲鬼神所饗食爲我國家之
光榮也此所爲之酒醴有如椒之馨香用之以祭祀爲鬼神降福則
得年壽與成德之安寧也既治田得穀用之祭祀而使鬼神歡
悅邦國安寧祭祀得所故能誠感天地心非云此而有此謂禎
祥之應事未至而先來也心非云今而有今謂嘉慶之事不先
聞而即至也此事乃自古以來當如此言脩德行禮莫不獲報
非獨於此周時　鄭以俶載爲熾菑熾然入地而菑殺其草於南
畝之中又以烝畀祖妣爲祭祀之禮以事宗廟以洽百禮爲饗燕
之禮以待賓客既言二禮又反而申之言此所爲之酒醴有飶然其
氣芬香用之以饗燕賓客爲賓所悅爲我國家光榮也又其爲
酒醴有如椒之香馨用之以祭祀鬼神爲鬼神降福則得年壽
與成德之安寧也又以且爲辭以振爲古餘同　傳除草至以用
正義曰隱六年左傳云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蘊崇之是除
草曰芟也秋官柞氏掌攻草木及林麓是除木曰柞也地官遂
人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則畛謂地畔之徑路也至此而易之主攻

以畛為埸信南山云疆埸翼翼是也坊記云家無二主主是一家之尊
故知主家長也主既家長而別有伯則伯是主之長子也亞訓次
也次於伯故知仲叔也不言季者以季幼少宜與諸子為類也令
旅中兼之旅訓衆也謂幼者之衆即季弟及伯仲叔之諸子故云
旅子弟也此子弟謂成人堪耕芸者若幼則從饟而行下云有依其
士是也強謂力能兼人故云強強力也以者傭賃之人以意驅用故
云用也　箋載始至當種　正義曰此本其開地之初故載為始
原隰者地形高下之別名隰指地形而言則是未嘗墾發故知謂
新發田也畛是地畔道路之名故知謂舊田有徑路者強有餘力謂
其人強壯治一夫之田仍有餘力能佐助他事者也周禮曰以彊予
任民地官遂人文彼注云彊予謂民有餘力復予之田引之以證彊
有餘力彼民作甿注云變民言甿異外內也然則甿民是一故以民
言之以謂閑民今時傭賃者大宰以九職任萬民其九曰閑民無
常職轉移執事鄭司農云閑民謂無事業者轉移為人執事若
今時傭力也是有閑民傭賃之事也又解稱以之意春秋之義

今時傭力也是有閑民傭賃之事也又解稱以之意春秋之義

能東西之曰以此傭力隨主人所東西故稱以也僖二十六年左傳曰
凡師能左右之曰以左右即東西也彼雖爲師發例要以者任其
東西故引之以證此太平之世而得有閑民者人之才度等級不
同自有不能存立必爲人所役者聖人順而任之周禮列於九
職是雖太平之世必爲人傭故此得有之也土氣烝達者周語
說將耕之事云陽氣俱烝土膏其動韋昭云烝升也月令孟春
天氣下降地氣上騰注云此陽氣烝達可耕之候然則土氣烝
達者謂陽氣升上達出於是耕之故土得釋釋然而散也釋
訓云釋釋耕也舍人曰釋釋猶藿藿解散之意言輩輩作者合
家盡行輩輩俱作言趨時也千耦謂爲耦者千是二千人爲千
耦與十千維耦異也或往之隰或往之畛言其所往皆偏也故
王肅云有隰則有原言畛新可見美其陰陽和得同時就功也
又解所以合家俱作之意務疾畢已當種也已猶了欲疾耕
使畢了故下經而種之　傳嗿衆至子弟　正義曰以耘者千
耦饟者必多故知嗿爲衆貌士者男子之稱而不在耕芸之中

宜是幼老行饟故為子弟此經言有嗿其饁以目之婦士俱是
行饟之人七月云同我婦子即此之士也　箋饁饋至自苦
正義曰饁饋釋詁文孫炎曰饁野之饋也依文與媚相類媚為愛
故知依亦愛也　傳略利　正義曰釋詁文　箋實種至活生
正義曰此說初種故知實為種子函者容藏之義故轉為含猶
人口含之也活者生活故為生言種子內含生氣種之必生也
傳達射至麃耘　正義曰苗生達地則射而出故以達為射釋訓
云驛驛生也舍人曰穀皆生之貌是驛驛其達謂苗生達地也厭
者苗長茂盛之貌其傑苗之傑者亦是苗也而與其苗異文傑
謂其中特美者苗謂其餘齊等者二者皆美茂故俱稱厭但
以齊等苗多重言厭厭耳以二者相涉故傳詳其文故云有厭
其傑言苗傑然特美也箋申特美之意故云先長者傑既是先
長明厭厭其餘衆苗齊等者麃是芸之別名緜緜是麃之貌
釋訓云緜緜麃也孫炎曰緜緜言詳密也郭璞曰芸不息也王
肅云芸者其衆緜緜然不絕也　傳濟濟難　正義曰釋訓

云濟濟容止也在田稷刈不得有濟濟之容但容止濟濟者必
舉動安舒此刈者以禾稠難進不能速疾故亦以濟濟言之言難
者箋申之云穗衆難進也　傳百禮言多　正義曰檢定本集注
皆無此文有者誤也　箋烝進至之屬　正義曰烝進畀予洽
合皆釋詁文箋以下文有飶有椒重設其文則是二事故分此以
當之以洽百禮爲合聚衆禮其用酒醴者祭祀以外唯饗食燕耳
故言謂饗食燕之屬賓之初筵與豐年皆有以洽百禮之文與此同
而賓之初筵其文之下即云有壬有林林謂諸侯之君故箋以爲合
見百國所獻之禮豐年止言報祭無饗食燕之義故箋不爲說則與
烝畀祖妣共爲祭祀之禮此以下有二事故以爲饗食燕之禮皆覲
文爲義故三者皆異毛既無饗食燕之言明皆據祭祀與鄭不同
傳飶芬香　正義曰飶者香之氣故爲芬芬香也　箋芬香至榮譽
正義曰箋以此充饗食燕下充祭祀者以言邦家之光謂國有光榮
是於賓客之辭也胡考之寧言身得壽考與祭之祝慶萬壽
無疆義同是於鬼神之辭也故知此爲饗食燕下爲祭祀以饗食燕施

云芸者其衆緜緜然不絕也　傳濟濟難　正義曰釋訓

於賔客故云得其歡心於國家有榮譽祭祀進於祖妣故云多
得福禄於身得壽考　傳椒猶至考成　正義曰椒是木名非
香氣也但椒木之氣香作者以椒言者故傳辨之云猶如飶也僖
二十二年左傳曰雖及胡耉周書謚法保民耆艾曰胡胡爲壽
也考成釋詁文言考者明老而有成德蕩曰雖無老成人是也傳
且此振自　正義曰毛雖有此訓其義與鄭不殊箋振亦至今
時　正義曰箋以爾雅有此正訓故易傳以爲振亦古也以上陳
祭饗二事此承上文故云饗燕祭祀直言饗燕祭祀謂爲之得
其所也有天下者主於敬待神人接之以禮則人神慶悦至誠感
物祥瑞必臻故知非且有且非今斯今謂嘉慶禎祥之事非謂
其有而已有之以言報應之疾也且實語助但今謂今時則且亦
今時其實是一作者美其事而丁寧重言之耳嘉慶謂王者所
得美善之實事禎祥謂嘉慶之前先見爲徵應者也以其分爲
二文故屬禎祥於上句屬嘉慶於下句但禎祥爲嘉慶而先
見故言將有嘉慶禎祥先來見也以禎祥是事之先應故言先

來見嘉慶是善之實事故云不聞而至二者意亦同也此禎祥嘉
慶自天爲之饗燕之禮得所不謂其至而巳至言脩德行禮莫不獲
報乃古又古以來當皆如此非適今時美此太平之王能重於農
業獲此福慶故歌之也　良耜二十三句　正義曰良耜詩者秋報
社稷之樂歌也謂周公成王太平之時年穀豐稔以爲由社稷之所
祐故於秋物既成王者乃祭社稷之神以報生長之功詩人述其事
而作此歌焉經之所陳其末四句是報祭社稷之事婦子寧止以
上言其耕種多穫以明報祭所由亦是報之事也經言百室盈止
婦子寧止乃是場功畢入當十月之後而得言秋報者作者先陳
人事使畢然後言其報祭其實報祭在秋寧止在冬也本或秋下
有冬衍字與豐年之序相涉而誤定本無冬字　畟畟良耜
毛以爲農人以畟畟然利刃善耜始事於南畝而耕之種其百衆
之穀其實皆含此當時生之氣故生而漸長農人事而芸之於是
有來視汝之農人者載其方筐及其圓筥其筐筥所盛以饟者
維是黍也既饟到田見其農夫所戴之笠維糾然其田器之鎛以

此趙而刺地以薅去荼蓼之草其荼蓼之草既朽敗止黍稷乃
茂盛止及其成熟乃穫刈之挃挃然爲聲既穫訖乃積聚之栗栗
然衆多所積聚者其大如城雉之峻壯其比迫如櫛齒之相次
既蹂踐而治之則以開百室一時而納之於是百室皆盈滿而多穀
粟止婦子皆不行而安寧止天下大熟民安如此國家乃殺是犉
牡之牲有捄然者此牲之角用此牲以報祭社稷所以報祭之者
以嗣繼其先歲復求有豐年以續接其往歲復得以養人又求良
善司嗇以續古昔之人庶其常勤勸農常得豐年也鄭唯俶載
爲熾菑爲異餘同　傳畟畟猶測測　正義曰以畟畟文連良耜
則是刃利之狀故言猶測測以爲利之意也釋訓云畟畟耜也舍
人曰畟畟耜入地之貌郭璞曰言嚴利也　傳笠所至水草　正義
曰笠之爲器暑雨皆得禦之故兼言也其鎛斯趙則趙是用鎛之
事鎛是鋤類故趙爲刺地也又釋草云薔虞蓼某氏曰薔一名
虞蓼孫炎曰虞蓼是澤之所生故爲水草也蓼是穢草荼
亦穢草非苦菜也釋草云荼委葉舍人曰荼一名委葉某氏

亦穢草非苦菜也釋草云荼委葉舍人曰荼一名委葉某氏曰

引此詩則此荼謂委葉也王肅云荼陸穢蓼水草然則所由田有原有隰故並舉水陸穢草　箋瞻視至勤苦　正義曰瞻視釋詁文下言婦子寧止明此以爲不寧故知有來視汝謂婦子來饁者也筐筥之下即云饟黍故知筐筥所以盛黍也少牢特牲大夫士之祭禮食有黍明黍是貴也玉藻云子卯稷食菜羹爲忌日貶而用稷是爲賤也賤者當食稷耳故云豐年之時雖賤者猶食黍瞻汝是見彼農人之時而陳其笠其鎛故知見農人戴糾然之笠以田器刺地薅去荼蓼之草定本集注皆云薅去荼蓼之事言閔其勤苦與俗本不同　傳挃挃至墉城　正義曰釋訓云挃挃穫也栗栗衆也李巡曰栗栗積聚之衆孫炎曰挃挃穫聲也皆取此爲說也城之與墻俱得爲墉但此比高大故爲城　箋百室至之歡　正義曰周禮五家爲比五比爲閭四閭爲族是百室爲一族於六鄉則一族於六遂則一酇是鄭以鄉尊於遂故舉鄉言耳上篇言千耦此篇言百室雖未必一人作而其文千百不同故解其意千耦其芸輩作者尚衆故舉多

言也一族同時納穀見聚居者相親故舉少言也又解族黨州
鄉皆爲聚屬獨以百室爲親親之意由百室出必共洫閒而耕
入必共族中而居又有同祭酺合醵之歡也故偏言之也遂人云
百夫有洫故知百室共洫閒而耕彼注云百夫一酇之田爲六遂之
法族在六鄉而引彼者小司徒注云鄉之田制與遂同故得舉酇
之制以言族也祭酺者族師職云春秋祭酺注云酺者爲人物
災害之神也古書酺爲步杜子春云當爲酺玄謂校人職又有
冬祭馬步則未知此世所云蝝螟之酺與人鬼之步與蓋亦爲壇
位如雩禜云族無飮酒之禮因祭酺而與其民以長幼相酬酢焉
鄭於彼雖以酺步爲疑而以酺爲正故此以酺言之蝝螟食穀之蟲
害及人物此神能爲災害故祭以止之因此祭酺聚錢飮酒故後
世聽民聚飮皆謂之酺漢書毎有嘉慶令民大酺五日是其事
也彼注云因祭酺而與其民長幼相酬即此合醵也禮器云曾子
曰周禮其猶醵與注云合錢飮酒爲醵王居明堂之禮乃命國家
醵是也族師雖云祭酺不言即爲醵飮酒禮記自有醵語不云

醵是族法鄭知祭酺必有飲酒合醵是族法者以族師上文云月
吉則屬民而讀邦法書其孝悌睦姻有學者即云春秋祭酺亦
如之是於祭酺亦屬民讀法因祭而聚族民明其必爲行禮不可
徒然又以族無飲酒之禮故知因祭酺必合錢飲酒與其民長幼相
酬酢也鄉飲酒之禮州長於春秋有屬民射於州序之禮黨正
於國索鬼神而祭祀有屬民飲酒于序以正齒位之禮此皆禮有
飲酒當以公物供之無爲須合錢也唯族無飲酒之禮明合錢飲酒
是族師之法故箋以爲同族之禮　傳黃牛至往事　正義曰釋
畜直云黑脣犉以言黑脣明不與身同色牛之黃者衆故知黃
牛也某氏亦云黃牛黑脣曰犉取此傳爲說也地官牧人云凡陰
祀用黝牲毛之注云陰祀祭地北郊及社稷也然則社稷用黝牛
當以黑而用黃者蓋正禮用黝至於報功以社是土神故用黃色
仍用黑脣也以經言角辨角之長短故云社稷之牛角尺也王制
云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賓客之牛角尺無社稷
之文社稷卑於宗廟宜與賓客同尺也禮緯稽命徵云宗廟社

稷角握此箋不易毛傳蓋以禮緯難信不據以爲正也社稷太牢
獨云牛者牛三牲爲大故特言之以似以續似訓爲嗣嗣續俱是繼
前之言故爲嗣前歲續往歲之事前往一也皆求明年使續今年
據明年而言故謂今年爲前往也　箋捄角至司穡　正義曰此有
捄其角與兕觥其觩角弓其觩觩皆與角共文故爲角貌以上言
其饟是婦子所爲此言寧止遥結上句故知安無行饁之事序云
秋報社稷故云於是殺牲以報祭社稷也此爲年豐報祭而云更
求嗣續故知嗣前歲者復求有豐年也續往事者復求以養人
也言今歲已有豐年得穀養人求今後歲復然也嗣續一義也豐
年養人亦一事也因其異文而分屬之耳甫田云以介我稷黍是求
有年也以穀我士女是求養人也續古之人文連犉牡之末則亦祭求
之非人無以續人明求將來之人使續往古之人農事須人唯司嗇耳
故知求有良司嗇謂求善田畯也言得善官教民可以益使年豐
故也司嗇己所選擇而祭神求之者得賢以否亦是神明所助故
因祭求之　絲衣九句　正義曰絲衣詩者繹賓尸之樂歌也謂周公

成王太平之時祭宗廟之明日又設祭事以尋繹昨日之祭謂之爲繹以賔事所祭之尸行之得禮詩人述其事而爲此歌焉經之所陳皆繹祭始末之事也子夏作序則唯此一句而已後世有高子者別論他事云靈星之尸言祭靈星之時以人爲尸後人以高子言靈星尚有尸宗廟之祭有尸必矣故引高子之言以證賔尸之事子夏親受聖旨不須引人爲證毛公分序篇端於時已有此語必是子夏之後毛公之前有人著之史傳無文不知誰著之故鄭志荅張逸云高子之言非毛公後人著之止言非毛公後人亦不知前人爲誰也以鄭言非毛公後人著之不云詩序本有此文則知鄭意不以此爲子夏之言也鄭知非毛公後人著之者鄭玄去毛公未爲久遠此書有所傳授故知毛時有之若是後人著之則鄭冝除去荅之以此明已不去之意以毛公之時已有此言故也高子者不知何人孟軻弟子有公孫丑者稱高子之言以問孟子則高子與孟子同時趙岐以爲齊人此言高子蓋彼是也靈星者不知何星漢書郊祀志云高祖詔御史令其天下立靈星祠張晏曰龍星左角曰天田則農祥也晨

因祭求之　絲衣九句　正義曰絲衣詩者繹賔尸之樂歌也謂周公

見而祭之史傳之説靈星唯有此耳未知高子所言是此以否　箋繹又至之彤　正義曰繹又祭釋天文李巡曰繹明日復祭曰又祭知天子諸侯同名曰繹以祭之明日者宣八年六月辛巳有事于太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有事謂祭事也以辛巳日祭壬午而繹是魯爲諸侯用祭之明日此則天子之禮同名曰繹故知天子亦以祭之明日也故公羊傳曰繹者何祭之明日也知卿大夫曰賓尸者少牢饋食禮者卿大夫之祭禮也其下篇有司徹云若不賓尸注云不賓尸謂下大夫也以言若不賓尸是對有賓尸者有司徹所行即賓尸之禮是卿大夫曰賓尸案其禮非異日之事故知與祭同日然則天子諸侯謂之繹卿大夫謂之賓尸是繹與賓尸事不同矣而此序云繹賓尸者繹祭之禮主爲賓事此尸但天子諸侯禮大異日爲之別爲立名謂之爲繹言其尋繹昨日卿大夫禮小同日爲之不別立名直指其事謂之賓尸耳此序言繹者是此祭之名賓尸是此祭之事故特詳其文也周曰繹商謂之彤者因繹又祭遂引釋天以明異代之禮別也彼云周曰繹商曰彤孫炎曰彤者亦相尋不絶之意尚書有

髙宗肜日是其事也　絲衣其紑　正義曰此述繹祭之事上五句言祭之初下四句言祭之末初言卑者恭順則當祭尊者可知祭末舉其不慢則當祭恭敬明矣是舉終始以見中舉輕以明重也言於祭之前使士之行禮在身所服以絲爲衣其色紑然而鮮絜在首戴其爵色之麻弁其貌俅俅然而恭順此絲衣戴弁之人從門堂之上既視壺濯及籩豆降往於門塾之基告君以濯具更視三牲從羊而往牛所以告肥充又發舉其鼐鼎及鼒鼎之覆冪而告此鼎之絜矣祭之初使卑者行事尚能恭順故至於當祭事尸禮無失者以此至於祭末旅酬之節兕觥罰爵其觩然徒設無所用之所以然者由此助祭飲美酒者皆思自安不讙譁不傲慢侮事如禮故無所罰恭順如此當於神明是得壽考之休徵言祭而得禮必將得福故美而歌之傳絲衣至之鼒　正義曰此述祭事故知絲爲之故云絲衣祭服傳雖不解弁亦當以爵爲爵弁爵弁之服玄衣纁裳皆以絲爲之故云絲衣也絲衣與紑共文故爲絜鮮貌也載弁謂人戴弁也戴弁者俅俅則俅俅人貌故爲恭順貌也基門塾之基者釋宮云門側之堂謂

禮別也彼云周曰繹商曰肜孫炎曰肜者亦相尋不絶之意尚書有

之塾孫炎曰夾門堂也冬官匠人云門堂三之二注云以爲塾也白虎通云所以必有塾何欲以飾門因取其名明臣下當見於君必熟思其事是塾爲門之堂也直言自堂徂基何知非廟堂之基者以繹禮在門不在廟故知非廟堂也郊特牲曰繹之於庫門內祊之於東方失之矣繹於門內爲失明其當在門外祊以東方爲失明其當在西方是祊之與繹一時之事故注云祊之禮冝於廟門外之西室繹又於其堂神位在西二者同時而大名曰繹又禮器曰爲祊乎外注云祊祭明日之繹祭也謂之祊者於廟門外之傍因名焉其祭之禮既設祭於室而事尸於堂孝子求神非一處也以此二注言之則祊繹大同而繹統名焉繹必在門故知基是門塾之基謂廟門外西夾之堂基也自羊徂牛是從此往彼爲先後之次故知詩意言先小後大爲行事之漸也釋器云鼎絕大者謂之鼐鼐既絕大鼒自然小故曰小鼎謂之鼒此經自堂徂基但言所往之處不言所爲之事牛羊但言所視之物不言所往之處互相足也鼐鼎及鼒不言自徂蒙上自徂之文鼎則先大後小與牛羊異者取鼒爲韻

故變其文也　箋載猶至之鼒　正義曰載者在上之名故經稱載弁若言以頭戴之則於人易曉故云載猶戴也禮有冠弁韋弁皮弁皆不以絲爲衣且非祭祀之服雜記云士弁而祭於公冠而祭於己士冠禮有爵弁服純衣與此絲衣相當故知此弁是爵弁士服之以助君祭也又解天子之朝羣官多矣所以不使服冕之人而使戴弁之意由繹之禮輕故使士也若正祭則小宗伯云視滌濯祭之日逆齊省鑊告時於王告備於王彼正祭重使小宗伯此繹祭輕故使士蓋亦宗伯之屬士也知使士升門堂視壼濯及籩豆者以特牲雖則士禮而士卑不嫌其禮得同君故準特牲爲説特牲先夕陳事主人即位於堂下宗人升自西階視壼濯及籩豆反降東北面告濯具主人出復外位宗人視牲告充宗人舉鼎冪告絜彼先視濯籩豆次視牲次舉鼎先後與此羊牛鼐鼎次第正同自堂徂基文在牛羊之上自然是視壼濯籩豆矣以此知自堂徂基是告濯具從羊之牛是告充鼐鼎及鼒鼎是舉冪告絜也禮之次者謂特牲之禮爲此次故準之以説天子之禮也鼐鼎圜弇上謂之鼒鼎釋器

文孫炎曰鼎斂上而小口者以傳直言小鼎不說其形故取爾雅文
以足之傳吳譁考成　正義曰人自娛樂必讙譁爲聲故以娛爲
譁也定本娛作吳考成釋詁文　箋柔安至休徵　正義曰柔
安釋詁文少牢特牲大夫士之祭也其禮小於天子尚無兕觥故知天
子正祭無兕觥矣今此繹之禮至旅酬而用兕觥變於正祭也知至
旅而用之者兕觥所以罰失禮未旅之前無所可罰至旅而可獻酬
交錯或容失禮宜於此時設之也有司徹是大夫賓尸之禮猶天子
之繹所以無兕觥解者以大夫禮小即以祭日行事未宜有失故
無也上經說祭初行禮唯謂士耳此言飲美酒皆思自安則是諸
助祭者非獨士也以祭末多倦怠傲慢故美其於祭之末能不
讙譁不傲慢則於祭前恭敬明矣恭敬明神必將獲福故以
此得壽考之休徵壽考未然之事故言徵也　酌九句　正義曰
酌詩者告成大武之樂歌也謂周公攝政六年象武王之事作大
武之樂既成而告於廟作者覩其樂成而思其武功述之而作
此歌焉此經無酌字序又說名酌之意言武王能酌取先祖之道

此歌焉此經無酌字序又說名酌之意言武王能酌取先祖之道

以養天下之民故名篇爲酌毛以爲述武王取紂之事即是武樂所象鄭以爲武王克殷用文王之道故經述文王之事以昭成功所由功成而作此樂所以上本之也言告成大武不言所告之廟有瞽始作樂而合乎大祖此亦當告太祖也大司樂舞大武以享先祖然則諸廟之中皆用此樂或亦徧告羣廟也言酌先祖之道者周之先祖后稷以來先世多有美道武王酌取用之除殘去暴云月養天下故詩人爲篇立名謂之爲酌序其名篇之意於經無所當也鄭以經陳文王之道武王得而用之亦是酌取之義但所酌之事不止此耳經有遵養時晦毛謂武王取紂鄭爲文王養紂此言以養天下則是愛養萬民非養紂身雖養字爲同非經養也酌左傳作汋古今字耳　箋周公至而已　正義曰周公攝政六年制禮作樂明堂位文雖六年已作歸政成王乃後祭於廟而奏之初成之時未奏用也其始成告之而已故此篇歌其告成之事言此者以明告之早晚謂在居攝六年告之也知然者以洛誥爲攝政七年之事而經稱周公戒成王云肇稱殷禮祀於新邑明

待成王即政乃行周禮禮既如此樂亦宜然故知大武之樂歸政成王始祭廟奏周公初成之日告之而已　於鑠王師　毛以爲因告大武之成故歌武王之事於乎美哉武王之用師也率此師以取是闇昧之君謂誅紂以定天下由既誅紂故於是令周道大明盛矣是大明之故遂有大而又大謂致今時之太平也又本用師取昧之事所以爲可美者以我周家用天人之和而受之言以和受殷非苟用強力也蹻蹻然有威武之貌者我武王之所爲則用此武而有嗣文王之功王能如是故歎美之實維爾王之事信得用師之道以此故作爲大武以象其事鄭以爲大武象武王伐紂本由文王之功故因告成大武追美文王之事於乎美哉文王之用師衆也乃率殷之叛國養是暗昧之君以成其惡故民服文王能以多事寡以是周道乃大興矣由有至美之德誠義足以感人是以大賢士來而助之賢士既來我文王寵而受之來者既受用故蹻蹻然有威武之士競於我王之造言其皆來造王王則寵而用之以此而有嗣續言其傳相致達續來

皆來造王王則寵而用之以此而有嗣續言其傳相致達續來

不絕由是武王因之得成功作樂故歎美之實維汝武王之事
信得用師之道言武王以文王之故故得道也　傳鑠美至晦
昧　正義曰鑠美釋詁文又云遵率循也俱訓爲循是遵得爲
率武王於紂養而取之故以養爲取宣十二年左傳引此云遵
養時晦者昧也故轉晦爲昧言取是闇昧則謂武王取紂不
得與鄭同也又緝熙之訓皆爲光明介字毛皆爲大則此亦宜
然王肅云於乎美哉武王之用衆也率以取是昧謂誅紂定天
下以除昧也於是道大明是用有大大言太平也　箋純大至
助之　正義曰純大熙興皆釋詁文以卒句乃言信得用師之道
於此未宜歎其大大故依常訓以介爲助以武王之業因於文王
養紂不伐是文王之事此說大武功成文宜本之於父故以爲美
文王之師養者承事之辭故云率殷之叛國以事紂左傳云耆昧
也皇矣云上帝耆之是養之至老故云養是闇昧之君以老其惡
論語云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可謂之至德孔子歎美
文王謂之至德是周道以養紂之故遂得大興也孟子說伯夷避

紂居北海之濵太公避紂居東海之濵聞文王作興而歸之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而歸之是天下父歸之也天下父歸之其子焉往也是天下歸往之也文武之士並來歸周但下言蹻蹻是威武之貌故云有致死之士衆來助之文王率殷之叛國以事紂襄四年左傳文

傳龍和至造爲　正義曰龍之爲和其訓未聞魯頌稱蹻蹻虎臣故爲武貌造爲釋言文王肅云我周家以天人之和而受殷用武德嗣文之功傳意或然天人之和謂天助人從和同與周也　箋龍寵至相致　正義曰上言大介爲大來助周則我龍受之龍此大介寵字以龍爲聲故龍爲寵也來即寵受人皆羡之故蹻蹻之士爭來造王而王又用之則其餘嗣續而至儒行說交友之道又相待遠相致故以有嗣爲傳相致也從大介至有嗣節之爲三等言從周之士有先後而至也　傳公事　正義曰釋詁文　箋允信至之道　正義曰允信釋詁文上說行文王之事至此乃述武王故言武王之事所以舉兵克勝謂伐紂勝之也　桓九句　正義曰桓詩者講武類禡之樂歌也謂武王將欲伐殷陳列六軍講習武事又爲類祭於上帝爲禡

祭於所征之地治兵祭神然後克紂至周公成王太平之時詩人
追述其事爲此歌焉序又說名篇之意桓者威武之志言講武
之時軍師皆武故取桓字名篇也此經雖有桓字止言王身
之武名篇曰桓則謂軍衆盡武謚法闢土服遠曰桓是有威武
之義桓字雖出於經而與經小異故特解之經之所陳武王伐
紂之後民安年豐克定王業代殷爲主皆由講武類禡得使之
然作者主美武王意在本由類禡故序達其意言其作之所
由講武是軍衆初出在國治兵也類則於內祭天禡則在於所征
之地自內而出爲事之次也　箋類也至師祭　正義曰釋天云是
類是禡師祭也王制云天子將出征類乎上帝禡於所征之地注云
上帝謂五德之帝所祭於南郊者言祭於南郊則是感生之帝夏
正於南郊祭者周則蒼帝靈威仰也南郊所祭一帝而已而云五
德之帝者以記文不指言周不得斥言蒼帝故漫言五德之帝以
摠之又嫌普祭五帝故言南郊以別之五德者五行之德此五方之帝
各有本德故稱五德之帝太昊炎帝之等感五行之德生亦得謂之五

德之帝但類於上帝謂祭上天非祭人帝也且人帝無特在南郊祭者以此
知非人帝也謂之類者尚書歐陽說以事類祭之天位在南方就南郊祭之
春官肆師云類造上帝注云造猶即也爲兆以類禮即祭上帝也類禮依郊
祀而爲之者言依郊祀爲之是用歐陽事類之說爲義也言爲兆以
祭上帝則是隨兵所鄉就而祭之不必祭於南郊但所祭者是南
郊所祭之天耳正以言造故知就其所往爲其兆位而祭之不要在南
郊此言小異於歐陽也南郊之祭天周以稷配此師祭所配亦宜用常
配之人周即當以后稷也禡之所祭其神不明肆師云凡四時之大田
獵祭表貉則爲位注云貉師祭也於立表處爲師祭祭造軍法
者禱氣勢之增倍也其神蓋蚩尤或曰黃帝又甸祝掌四時之田
表貉之祝號杜子春云貉兵祭也田以講武治兵故有兵祭習兵之
禮故貉祭禱氣勢之十百而多獲由此二注言之則禡祭造兵爲
軍法者爲表以祭之禡周禮作貉貉又或爲貊字古今之異也貉
之言百祭祀此神求獲百倍　綏萬邦　毛以爲武王誅紂之後安
此萬國使無兵寇之害數有豐年無饑饉之憂所以得然者上

此萬國使無兵寇之害數有豐年無饑饉之憂所以得然者上

天所命命爲善不懈倦者以爲天子桓桓然有威武之武王則能
安有其天下之事是其爲善不倦故爲天所命於是用其武事於
四方除其四方之殘賊能安定其家謂成就先王之業遂爲天下
之主乃歎而美之於乎此武王之德乃明見於天紂以暴虐之故
武王得用此美道以伐之 鄭唯下二句爲異言於明乎曰天言天道
之大明也紂爲天下之君但由爲惡之故天以武王代之餘同 箋綏
安至陽和 正義曰綏安釋詁文又云亟屢疾也同訓爲疾是屢得
爲亟也經言萬國箋言天下天下即萬國也堯典云協和萬邦哀
七年左傳曰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則唐虞夏禹之
時乃有此萬國耳王制之注以殷之與周唯千七百七十三國無萬
國矣此言萬國者因夏有萬國遂舉其大數此文廣言天下之
大不斥諸侯之身國數自可隨時變易其地猶是萬國之境故得
舉萬言之此安天下有豐年謂伐紂即然僖十九年左傳云昔周
饑克殷而年豐是伐紂之後即有豐年也 箋天命至天下
正義曰以天命匪解爲下文摠之克定厥家是天子之事故知天命

以爲天子也安有天下之事謂天下衆事武王能安而有之以天下
爲任而行之不懈言其當於天意也以當天意故天命之於是用
其武事於四方謂旣能誅紂又四方盡定由是萬國得安陰陽得和
此言結上之意也家者承世之辭故云能定其家先王之業遂有天
下先王雖有其業而家道未定故於伐紂其家始定也　傳閒代
正義曰釋詁文毛傳未有以于爲曰皇多爲美此義必不與鄭同也
王肅云於乎周道乃昭見於天故用美道代殷定天下傳意或然
箋于曰至代之　正義曰于曰皇君釋詁文言於明乎曰天言天去惡與
善其道至光明也以武王伐紂即是明之事言武王當天意以伐紂所
以歎美之　賚六句　正義曰賚詩者大封於廟之樂歌也謂武王旣伐
紂於廟中大封有功之臣以爲諸侯周公成王太平之時詩人追述其
事而爲此歌焉經無賚字序又説其名篇之意賚予也言所以錫予
善德之人故名篇曰賚經之所陳皆是武王陳文王之德以戒勑受
封之人是其大封之事也此言大封於廟謂文王廟也樂記説武王
克殷之事云將帥之士使爲諸侯下文即云虎賁之士脫劒祀乎

明堂注云文王之廟爲明堂制是大封諸侯在文王之廟也　箋大封
至有功者　正義曰以言大封則所封者廣唯初定天下可有此事
守文之世不應得然且宣十二年左傳曰昔武王克商而作頌其三
曰敷時繹思我徂維求定引此文以爲武王之頌故知武王伐紂時
封諸臣有功者封爲諸侯樂記說武王克殷未及下車而封薊祝陳
下車而封杞宋又言將率之士使爲諸侯是大封也昭二十八年左傳
曰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
人古文尚書武成篇說武王克殷而反祀於周廟列爵惟五分土惟
三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皆是武王大封之事此言大封於廟樂記
未至廟而已封三恪二代者言其急於先代之意耳祭統曰古者
明君必賜爵祿於太廟示不敢專也然則武王未及下車雖有命
封之必至廟受策乃成封耳亦在此大封之中也皇甫謐云武王
伐紂之年夏四月乙卯祀於周廟將率之士皆封諸侯國四百人兄
弟之國十五人同姓之國四十人如謐之言此大封是伐紂之年事也
文王既勤止　正義曰武王既封諸臣有功者於文王之廟因以文王

克殷之事云將帥之士使爲諸侯下文即云虎賁之士脫劍祀乎

文王之道戒勑之言我父文王旣以勤勞於政事止以勤勞於事故有此
天下之業我當受而有之故我徧於是文王勞心之事此自陳而思行
之我往以此維求安定言用文王之道往行天下以求天下之定此文王
勞心之事是我周之受天命而王之所由於乎今汝諸臣受封者亦
當陳而思行之言已陳行文王之道勑諸臣亦使陳而行之以此望
於太平故追述而歌之也　傳勤勞應當繹陳　正義曰皆釋詁文
箋敷猶至天下　正義曰敷訓爲布是廣及之義故云猶徧也文王
旣勞心於政事者尚書所謂日昃不遑暇食是其事也由此勞心
以有天下之業我當受之謂受其位爲天子也今我往以此求定者
往者自已及物之辭謂行之於天下以求安定天下也　箋勞心至
勸之　正義曰言是者上之勞心也上天之命命不懈怠者故知
勞心是周之所以受天命而王之所由此詩爲大封而作故知於繹
思是勑諸臣受封使陳而思行之文王之道可永爲大法故以
文王之功業勑勸之於亦歎辭也　般七句　正義曰般詩者巡
守而祀四嶽河海之樂歌也謂武王旣定天下巡行諸侯所守之

土祭祀四嶽河海之神神皆郷食其祭祀降之福助至周公成王
太平之時詩人述其事而作此歌焉經稱喬嶽翕河是祀河
嶽之事也經無般字序又說其名篇之意般樂也爲天下所
美樂定本般樂二字爲鄭注未知孰是嶽實有五而稱四者天
子巡守遠適四方至於其方之嶽有此祭禮於中嶽無事故序
不言焉四瀆者五嶽之匹故周禮嶽瀆連文序既不言五嶽故亦
不言四瀆以河是四瀆之一故舉以爲言漢書溝洫志曰中國川原
以百數莫著於四瀆而河爲宗然則河爲四瀆之長巡守四瀆
皆祭言河可以兼之經無海而序言海者海是衆川所歸經雖
不說祭之可知故序特言之　於皇時周　毛以爲於乎美哉是
周家也既定天下巡省四方所至之處則登其高山之嶽而祭之其
祭之也於大山之傍有隨隨然之小山與高而爲嶽者皆信案山
川之圖者又合九河爲一以大小次序而祭之也徧天之下山川皆聚
其神於是配而祭之能爲百神之主德合山川之靈是周之所以
受天命由此也鄭唯以皇爲君裒爲衆爲異餘同　傳高山至

翕合　正義曰嶽必山之高者故知高山四嶽也隋山對高山爲小
故知山之小者隋山隋然言其狹長之意也毛於皇字多訓爲美
王肅云美矣是周道已成天下無違四面巡嶽升祭其高山傳
意或然翕合釋詁文　箋皇君至爲一　正義曰皇君喬高釋
詁文猶圖釋言文以於已是歎美之辭故以皇爲君君是周邦謂
爲天子也巡守所至則登其高山而祭之謂每至其方告祭其方
之嶽也堯典及王制說巡守之禮皆言望秩于山川堯典注云徧
以尊卑次秩祭之則知隋山喬嶽允猶翕河皆謂秩祭之事故云
小山高嶽皆信案山川之圖而次序祭之此即望秩之事也喬嶽
與上句高山猶是一事但巡守之禮其祭主於方嶽故先言陟其
高山又說望秩之意言小山亦可與四嶽同祭故又言喬嶽令與
小山爲類見其同祭之耳允猶之文承山嶽之下可案山圖耳而
并云川者山之與川共爲一圖言望秩山川則亦案圖耳但河分
爲九合而祭之一故退翕河之文在允猶之下使之不蒙允猶自
河以外其餘衆川明皆案圖祭之故云信案山川之圖信者謂審

爲九合而祭之一故退翕河之文在兗猶之下使之不蒙兗猶自
河以外其餘衆川明皆案圖祭之故云信案山川之圖信者謂審

信而案之又解山不言合獨河言合者河自大陸之北敷爲九河祭
者合之爲一故云翕也禹貢導河自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
東至于厎柱又東至于盟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北過降水至
于大陸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是大陸之北敷爲九
河敷者分散之言與播義同故彼注云播猶散也同合也下
尾合爲逆河言相迎受也然則因大陸分而爲九至下又合爲一以
其首尾是一故祭者合之漢書地理志鉅鹿郡有鉅鹿縣大陸
澤在其北禹貢注云在鉅鹿鄭志荅張逸云鉅鹿今名廣河澤
然則河從廣河之北分爲九也禹貢兗州九河旣道孔安國注云
河水分爲九道在此州界平原以北是也鄭注云河水自上至此流
盛而地平無岸故能分爲九以衺其勢壅塞故通利之也九河之
名徒駭太史馬頰覆釜胡蘇簡絜鉤盤鬲津周時齊桓公塞之
同爲一今河閒弓高以東至平原鬲津往往有其遺處焉鄭言九
河之名釋水文也李巡曰徒駭者禹疏九河以徒衆起故曰徒駭太史
者禹大使徒衆通水道故曰太史馬頰者河勢上廣下狹狀如馬

頰胡復釜者水多渚其渚往往而處狀如覆釜胡蘇者其水下流故曰胡蘇胡下也蘇流也簡者水深而簡大也絜者言河水多山石之苦故絜絜苦也鉤盤者河水曲如鉤屈折如盤故曰鉤盤鬲津者河水狹小可隔爲津故曰鬲津孫炎曰徒駭者禹䟽九河功難衆懼不成故曰徒駭太史者大使徒衆故依名云胡蘇者水流多散胡蘇然簡者水通易也鉤盤者水曲如鉤盤桓不前也鬲津者水多阨狹可隔以爲津而橫渡也是解九河之名意也溝洫志稱成帝時博士許商以爲古記九河之名有徒駭胡蘇鬲津今見在成平東光鬲界中自鬲以北至徒駭閒相去二百餘里今河雖數移不離此域如商此言上舉三河之名下以縣充之則徒駭在成平胡蘇在東光鬲津在鬲縣其餘六者商所不言蓋於時巳不能詳知其處故也又商言自鬲以北至徒駭閒相去二百餘里則徒駭是九河之最北者鬲津是九河之最南者然則爾雅之文從北而說也太史馬頰覆釜文在胡蘇之上則三者在成平之南東光之北也簡絜鉤盤文在胡蘇之下則三者在東光之南鬲縣之北也鄭亦不能具知所在故

云往往有其遺處是其不審之辭也郭璞云徒駭今在成平縣東光有胡蘇亭鬲盤今皆爲縣屬平原渤海東光成平河閒弓高以東往往有其遺處焉璞言盤今爲縣以爲盤縣其餘亦不審也雖古之河跡難得而詳要於禹貢之時皆在兖州之界於漢之世則兖州之所部近南其界不及於北故鄭志趙商謂河在兖州之北已分爲九河分而復合至大陸之北又分爲九故問之曰禹貢導河至于大陸又北播爲九河然則大陸以南固未播也在於兖州安得有九至於何時復得合爲一然後從大陸已北復播爲九也荅曰兖州以濟河爲界河流分兖州界文自明矣復合爲一乃在下頭子走南北何所求乎觀子所云似徒見今兖州之界不及九河而青冀州分之故疑之耳既知今亦當知古是鄭以古之九河皆在兖州之界於漢乃冀州域耳言復合爲一乃在下頭正以經云同爲逆河入于海明并爲一河乃入于海故云在下頭耳亦不知所并之處故不斥言之齊桓公塞爲一者不知所出何書其并爲一未知并從何者　傳裒衆　曰釋詁文　箋裒衆至而往　正義

蘇之下則三者在東光之南鬲縣之北也鄭亦不能具知所在故

曰釋詁云裒衆多也俱訓爲多是裒得爲衆釋詁云妃合會對是對得爲配言徧天之下則無有不祭故以爲衆山川之神皆配祭之主言配者山川大小相從配之祭無不徧之意也是周之所以受天命而王者言其得神之助故能受天之命武王受命伐紂後乃巡守方始祭祀山川而云受命由此者作者以神能助人歸功於神見受命之前已能敬神及今巡守猶能敬之故所以得受天命而王天下言此是神明之助故也此篇末俗本有於繹思三字誤也

毛詩正義卷第三十七

計一万九千二百四十六字

毛詩正義卷第三十八

唐國子祭酒曲阜縣開國子臣孔　穎達等奉

勑撰定

魯頌譜

駉　有駜　泮水　閟宮

魯者少昊摯之墟也國中有大庭氏之庫則大庭氏亦居茲乎　正義曰昭十七年左傳云郯子曰少皡摯之立也定四年左傳祝佗曰命伯禽封於少皡之墟是其文所出也明堂位曰封周公於曲阜少皡之墟即曲阜也漢書地理志云周興以少皡之墟曲阜封周公子伯禽爲魯侯以爲周公主應劭云曲阜在魯城中委曲長七八里然則其都在此曲阜其地則名魯也昭十八年宋衛陳鄭災左傳稱梓慎登大庭氏之庫以望之經傳之文雖不言大庭居魯而此庫繫大庭言之故爲疑辭云則大庭氏亦居此乎杜預曰大庭氏古國

在魯城內魯於其處作庫高顯故

在於魯城內於其處作車非大庭氏所作也 在周
公歸政成王封其元子伯禽於魯 正義曰洛誥言七年
冬周公致政成王時事其經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
騂牛一王命作冊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後注云謂將封伯
禽也又閟宮云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是周公歸政
成王封其元子伯禽之事也史記魯世家云武王既克殷封
周公旦於少皡之墟曲阜是爲魯公周公不就封於是卒相
成王而使其子伯禽代就封於魯然則周公於武王之時已
受魯封但身不之魯使伯禽就國至歸政之後成王乃大啓
土宇令地方七伯里魯之封疆於是始定故據後定言之
其封域在禹貢徐州大野蒙羽之野 正義曰禹貢海岱
及淮惟徐州云蒙羽其藝大野既豬徐州是魯之界故知
之 自後政衰國事多廢十九世至僖公當周惠王襄
王時而遵伯禽之法養四種之馬牧於坰野 正義曰魯
自伯禽之後有武公魯人追立其廟以爲世室又有孝公爲

樊仲山甫所薦雖復賢於諸公不爲時所歌頌不能遵伯
禽之法故摠云政衰事廢明僖公興之故致頌也世家云伯禽卒
子考公酋立卒弟熙立是爲煬公卒子幽公宰立十四年弟潰弒
幽公而立是爲魏公卒子厲公擢立卒魯人立其弟具是爲獻
公卒子眞公濞立卒弟敖立是爲武公卒子戲立是爲懿公九
年兄括之子伯御與魯人攻殺懿公而立伯御爲君十一年周
宣王伐魯殺伯御乃立懿公弟稱是爲孝公卒子弗湟立是
爲惠公卒子息姑攝行君事是爲隱公十一年冬公子翬
殺隱公立其弟允爲君是爲桓公十八年卒立太子同是
爲莊公三十二年卒立子開爲閔公二年卒於是季友奉
公子申立之是爲僖公從周公數之故爲十九世僖公以惠
王十九年即位襄王二十二年薨是當周惠王襄王時也
尊賢祿士脩泮宮崇禮教　正義曰有駜喻僖公用臣必
先致祿食振振鷺言絜白之士羣集君朝是尊賢祿士
水頌僖公能脩泮宮是脩泮宮崇禮教也鄭箋云魯

曰伯禽之後有武公魯人追立其廟以爲世室又有孝公爲

頌故每篇言從以為主於不忘故也前脩泮宮士功

之事春秋經不書者泮宮止國學也脩謂舊有其宮脩行其教學之法功費微少非城郭都邑例所不書也　十六年冬會諸侯于淮上謀東略公遂伐淮夷　正義曰春秋僖十六年經書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等於淮左氏傳曰會于淮謀鄫且東略如傳之意以言此會主為謀鄫且東行略地今鄭言謀東略則鄭意言此會非直謀鄫且謀東略以爲二俱謀之僖九年左傳宰孔云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略故北伐山戎南伐荊楚西爲此會東略之不知西則否矣是謂征伐爲略也此言謀東略者謂東征伐而略地也淮會既有此謀公所以遂伐淮夷泮宮之篇所說伐淮夷事是也但春秋經傳僖公無伐淮夷之事故鄭推校早晚以爲淮會之謀東略即是謀伐淮夷既謀即伐故稱遂也案左傳僖十六年冬公會諸侯于淮未歸而使師取項公為齊所止十七年方始得還傳云書曰公至自會猶有

諸侯之事焉且諱之也然則伐淮夷者是在十七年末公還遂之
後乃興師伐之詩稱既作泮宮淮夷攸服則是受成於學然後
出師非因會而遂行也淮會謀東略者與諸侯共謀詩稱伐
淮夷者專美魯侯蓋以淮夷居淮水之上在徐州之界最近
於魯於時霸者使魯獨征之故詩專美僖公也用兵征伐事
之大者春秋之例君舉必書所以經傳無伐淮夷文者當是
史文脫漏故經傳皆闕　二十年新作南門又脩姜嫄之廟至
於復魯舊制未徧而薨　正義曰二十年新作南門春秋經
也閟宮云閟宮有侐實實枚枚又曰新廟奕奕奚斯所作是又脩姜
嫄之廟也序稱僖公能遵伯禽之法而牧馬門廟魯之舊事是至
於復魯舊制也伯禽之後國事多廢則所廢者非徒馬及門廟而
已故云未偏而薨所以死後追頌若然新作南門左傳云書不時
也而以爲僖公之美者僖公新作南門意在脩復古制但不從啓
塞之時是於禮爲小失春秋貶纖介之惡故取以爲譏論其復舊
猶美事作南門脩廟其事相類故鄭言脩廟朝因說作門賛

僖[illegible]大夫美言其致頌之本意也脩姜嫄之廟春秋不書者魯
國舊有此廟更脩理之用功少例所不書也　國人美其功季孫行
父請命於周而作其頌　正義曰既言未徧而薨乃云請周作頌則
此頌之作在僖公薨後知者以大夫無故不得出境上請天子追頌君
德雖則群臣發意其行當請於君若在僖公之時不應聽臣請王自
頌己德明是僖公薨後也文六年行父始見於經十八年史克名見
於傳則克於文公之時爲史官矣然則此詩之作當在文公之世其年
月不可得而知也行父請周而不見於經者凡群臣出使嘉好聘
享受命而行者乃書之耳此行父適周自以群臣之心請王作頌雖
復告君乃行不稱君命以使非史策所得書也駉頌序云史克作是
頌廣言作頌不指駉篇則四篇皆史克所作閟宮云新廟奕奕
奚斯所作自言奚斯作新廟耳而漢世文人班固王延壽之等
自謂魯頌是奚斯作之謬矣故王肅云當文公時魯賢臣季孫
行父請于周而令史克作頌四篇以祀是肅意以其作在文公
之時四篇皆史克所作也四篇一人之作而爲此次者以駉

言務農重穀爲政之本又善於任賢故次有駜言君臣之有道也君臣同心則能脩敎征伐故次泮水言能脩泮宮服淮夷也文武旣備明神降福則能克翦放命復其疆宇故終以閟宮四篇皆頌僖公之美德也若然春秋僖八年秋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三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猶三望三十三年薨于小寢皆爲春秋所譏則是行不純善而得作頌者春秋所譏皆人事小失非有損於國家僖以魯之先君國事多廢遠遵伯禽之法能復周公之宇安寧魯國作爲賢君緣王者不陳其詩故臣子請而作頌亦猶他國作詩美其君耳非是太平德洽和樂頌聲雖復行有小失不妨其作文也僖公能遵伯禽之法尚爲魯人所頌則伯禽之德自然堪爲頌矣所以無伯禽頌者伯禽以成王元年受封於魯於時天下太平四海如一歌頌之作事歸天子列國未有變風魯人不當作頌 文公十三年太室屋壞 正義曰此春秋經也閟宮箋[illegible]此俱引此文者以彼傳云書不恭也杜預云簡慢宗

風俗之傾頹故書以見臣子不恭然則宗廟毀壞書譏其不
恭明脩造繕治者於事爲善申說僖公之復舊制作新廟爲
可頌之事故引太室壞而反以證之公羊穀梁皆以太室爲
世室謂伯禽之廟服杜皆以爲太廟之室鄭無所說蓋與左
氏義同也　箋成王以周公有太平制典法之勳命魯郊祭天
三望如天子之禮故孔子錄其詩之頌同於王者之後　正
義曰明堂位云武王崩成王幼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
六年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七年致政於成王以周公
爲有勳勞於天下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是以魯君
孟春乘大輅載弧韣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配
以后稷天子之禮也是成王命魯之郊天也春秋每云不郊
猶三望是魯郊祭天而因祭三望也鄭以三望爲河海岱是
魯之境內山川也祭其境內山川則自是諸侯常法亦云天
子之禮者以春秋郊望連文故因說郊天而并云三望耳禮
運云夫杞之郊也禹宋之郊也契是王者之後得郊天由命

魯得郊天用天子禮同爲王者之後故孔子亦錄其詩之頌同於
王者之後也王者之後而有頌者正謂宋有商頌解魯頌所以得
與商頌同稱頌之意也　問者曰列國作詩未有請於周者行父
請之何也曰周尊魯巡守述職不陳其詩至於臣頌君功樂周室
之聞是以行父請焉　正義曰變風之序皆不言請周此獨言請
故問而釋之王制說巡守之禮云命太師陳詩以觀民之風俗然
則天子巡守采諸國之詩觀其善惡以爲黜陟今周尊魯若王者
巡守述職不陳其詩雖魯人有作周室不采商譜云巡守述職不
陳其詩示無貶黜客之義然則不陳魯詩亦示無貶黜魯之義也
巡守陳詩觀民風俗善則賞之惡則貶之既示無貶黜不采其
詩雖有善詩不得復采故王道既衰變風皆作而魯獨無之以
無魯風故知巡守述職不陳其詩魯之臣子緣周室尊魯不陳
其詩是不欲使魯有惡既不欲其惡當喜聞其善至於臣頌君
功亦樂使周室聞之是以行父請焉魯人請周不作風而作頌者以
頌者[illegible]盛德之形容是詠歌之善稱王者有成功盛德然後頌聲

山甫六句魯詩稱穆穆魯侯敬明其德是美盛德也既克淮夷孔淑
不逆是成功也既有盛德復有成功雖不可上比聖王足得臣子
追慕故借其嘉稱以美其人言其所美有形容之狀故稱頌也以
作頌非常故特請天子以魯是周公之後僖公又實賢君故特許
之不然亦不得輒借其名而作頌也 周之不陳其詩者爲優耳
其有大罪侯伯監之行人書之亦示覺焉　正義曰又解不陳其詩
所以爲勸誡者其大罪州牧侯伯監察之行人之官書記之亦足示
覺知之焉雖則不陳其詩亦足以爲黜陟也爾譜云示無貶黜客之
法此言亦示覺焉互相補足皆是示法而已其有善惡不得不黜
陟之也此言主於戒惡故言有大罪耳其實小善小惡亦監之書之也
侯伯者州牧之別名僖元年左傳曰凡侯伯救患分災討罪禮也是
州內諸侯有善惡者侯伯當監之也秋官小行人云及其萬民之利
害爲一書其禮俗政事教治刑禁之逆順爲一書其悖逆暴亂作
慝猶犯令者爲一書其札喪凶荒厄貧爲一書其康樂和親安平
爲一書凡此五物者每國辨異之以此反命于王以周知天下之

故是諸國有善惡行人當書之　駉四章章八句至作是頌　正義曰作駉詩者頌僖公也僖公能遵伯禽之法伯禽者魯之始封賢君其法可傳於後僖公以前莫能遵用至於僖公乃遵奉行之故能性自節儉以足其用情又寬恕以愛於民務勤農業貴重田穀牧其馬於坰遠之野使不害民田其爲美政如此故旣薨之後魯國之人慕而尊之於是卿有季孫氏名行父者請於周言魯爲天子所優不陳其詩不得作風今僖公身有盛德請爲作頌旣爲天子所許而史官名克者作是駉詩之頌以頌美僖公也定本集本皆重有僖公字言能遵伯禽之法者伯禽賢君其法非一僖公每事遵奉序者揔以爲言也不言遵周公之法者以周公聖人身不之魯魯國之所施行皆是伯禽之法故繫之於伯禽以見賢能慕賢之意也儉者約於養身爲費寡少故能畜聚貨財以足諸用寬者緩於馭物政不苛猛故能明慎刑罰以愛下民此雖僖公本性亦遵伯禽爲然也務農謂止舍勞役盡力耕耘重穀謂愛惜禾稼不妄損費其事是一但所從言之異耳由其務農故牧於坰野

之野使避民居與良田即四章上二句是也其下六句是因言牧
在於坰野即說諸馬肥健僖公思使之善終說牧馬之事也儉以
足用寛以愛民說僖公之德與務農重穀爲首引耳於經無所當
也僖公之愛民務農遵伯禽之法非獨牧馬而已以馬畜之賤尚思
使之善則其於人事無所不思明矣魯人尊之以下以諸侯而作頌
詩爲非常故說其作頌之意雖復主序此篇其義亦通於下三篇
亦是行父所請史克所作也此言魯人尊之謂既薨之後尊重
之也　箋季孫至魯史　正義曰行父是季友之孫故以季孫爲
氏死謚曰文子左傳世本皆有其事文十八年左傳稱季文子使太
史克對宣公知史克魯史也此雖借名爲頌而體實國風非告
神之歌故有章句也禮諸侯六閑馬四種有良馬有戎馬有田馬
有駑馬僖公使牧於坰野馬皆肥健作者因馬有四種故每章各
言其一首章言良馬朝祀所乘故云彭彭見其有力有容也二章
言戎馬齊力尚强故云伾伾見其有力也三章言其田馬田獵
齊足尚疾故云驛驛見其善走也卒章言駑馬主給雜使貴

其肥壯故云祛祛見其强健也馬有異種名色又多故每章各
舉四色以充之宗廟齊豪則馬當純色首章說良馬而有異毛
者容朝車所乘故也　駉駉至斯臧　正義曰僖公養四種之馬又
能遠避良田魯人尊重僖公作者追言其事駉駉然腹幹肥張
者所牧養之良馬也所以得肥張者由其牧之在於坰遠之野其
水草既美牧人又良飲食得所莫不肥健故皆駉駉然薄言駉
者有何馬也乃有白跨之驈馬有黃白之皇馬有純黑之驪馬
有黃騂之黃馬此等用之以駕朝祀之車則彭彭然有壯力有
儀容矣是由牧之以理故得使然此僖公思遵伯禽之法反覆
思之無有竟已其所思乃至於馬亦令之使此善是其所及廣
博不可忘也定本牧馬字作牡馬　傳駉駉至曰坰　正義曰腹
謂馬肚幹謂馬脅宣十五年左傳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謂鞭馬
肚也莊元年公羊傳曰拉公幹而殺之謂折公脅也肥張者充而
張大故其色駉駉然是馬肥之貌耳毛以四章分說四種之馬故
言駉駉良馬腹幹肥張明首章爲良馬二章爲戎馬也坰者閭廣

義云爲遠釋地云邑外謂之郊郊外謂之牧牧外謂之野野外謂之林林外謂之坰此傳出於彼文而不言郊外曰牧注云郊外曰野者自郊以外野爲通稱因即據野爲說不言牧焉且彼郊外之牧與此經牧馬字同而事異若言郊外牧嫌與牧馬相涉故略之也郊牧野林坰自邑而出遠近之異名孫炎曰邑國都也設百里之國五者之界界各十里然則百里之國國都在中去境五十每十里而異其名則坰爲邊畔去國最遠故引之以證坰爲遠也彼據小國言之郊爲遠郊牧野林坰自郊外爲差則郊也牧也野也坰也四者不同處箋稱牧於坰野又言牧在遠郊使是郊牧坰野共爲一處與爾雅異者自國都以外郊爲大限言牧在遠郊謂所牧之處在遠郊之外正謂在坰是也野者郊外通名故周禮具遂在遠郊之外遂人職云凡治野田是其郊外之地揔稱野也牧於坰野自謂放牧在坰非遠近之名雖字與爾雅相涉其意皆不同也孫炎言百里之國十里爲郊則郊之遠近計境之廣狹以爲差也聘禮云賓及郊注云郊遠郊周制天子畿內千里遠郊百里

以此差之遠郊上公五十里侯四十里伯三十里子二十里男十里
也近郊各半之是鄭之所約也以聘禮下云賔至于近郊故知賔及
郊者爲遠郊也司馬法云王國百里爲遠郊且王畿千里其都去境
五百里爾雅從邑之外止有五明當每皆百里故知遠郊百里也知
近郊半之者書序云周公旣沒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於時周都王
城而謂成周爲東郊則成周在其郊也於漢王城爲河南成周爲洛
陽相去不容百里則所言郊者謂近郊故注云天子近郊五十里今
河南洛陽相去則然是鄭以河南洛陽約近郊之里數也周禮杜子
春注云五十里爲近郊白虎通亦云近郊五十里遠郊百里是儒者
相傳爲然昭二年叔弓如晉左傳曰晉侯使郊勞服虔云近郊三
十里或當引有依約與鄭異也書傳云百里之國二十里之郊七
十里之國九里之郊五十里之國三里之郊言其百里七十里
是夏殷諸侯之國其郊與周異也　箋必牧至之地　正義曰
解牧馬必在坰野之意以國内居民多近都之地貴必牧於坰
野者以民居與良田故也以序云務農重穀牧於坰野故知有

避民田之義也引周禮者地官載師文彼注鄭司農云官田者
以備公家之所耕也牛田者以養公家之牛也賞田者賞賜
之田也牧田者牧六畜之田玄謂官田庶人在官者其家所受
田也牛田牧田畜牧者之家所受田也必易司農者以載師掌
任土之法以物地事所陳者爲制貢賦而言也若官所耕田及
牛牧之田則自公家所用無賦稅之事下文何云近郊十一遠郊二
十而三爲稅法也以此故易之彼司農以牛田爲牧家所受則非復
放牧之田而引證此者以牧人之牧六畜常在遠郊之外因近其牧
處而給之田故引此爲證牧馬之處當遠於國也彼雖天子之法明
諸侯亦當然則牧在遠地避民良田乃是禮法當然自僖公以前
不能如禮故特美之　傳牧之至有容也　正義曰上言駉駉
牧馬在坰之野是馬之肥乃言其牧處此云薄言駉者有驈有
皇是就其所牧之中言肥馬之色此駉駉之肥由牧之使然故
傳辨之云牧之坰野則駉駉然釋畜云驪馬白跨驈孫炎曰驪
黑色也白跨股脚白也郭璞云跨髀間也然則跨者所跨

據之處謂髀間白也釋畜又云黃白色雜名皇也其驪與黃則爾雅無文月令孟冬云駕鐵驪象時之色檀弓云夏后氏尚黑戎事乘驪故知純黑曰驪爾雅黃白皇謂黃而色白者名之爲皇則黃而赤色者直名爲黃明矣故知黃騂曰黃騂者赤色謂黃而雜赤者也諸侯六閑馬四種夏官校人有其事故知邦國六閑傳唯變邦國以爲諸侯耳以四章所論馬色既別皆言以車明其每章各有一種故言此以充之不於上經言之者以上文二句四章皆同無可以爲別異故就此以車異文而引之也閑謂馬之所在有限衛之處校人之注以爲二百一十六匹爲一廄每廄爲一閑諸侯有四種其三種別爲一閑駑一種而分爲三閑也傳既言馬有四種又辨四種之異故云有良馬有戎馬有田馬有駑馬彼校人上文辨六馬之屬種戎齊道田駑本無良馬之名鄭於彼注以爲諸侯四種無種戎而有齊道田駑此傳有良戎而無齊道與彼異者彼上文說六馬之屬下

二天一 六種邦國四種家二種自上降殺以兩明當漸有其等

其戎必如鄭說今傳言良馬非彼六馬之名則戎馬非彼之
義戎馬自以時事名之蓋謂齊馬爲良馬道馬爲戎馬也何
則國之大事在祀與戎諸侯之國必有朝祀征伐之事謂朝祀所
乘爲良馬征伐所乘爲戎馬非周禮之種戎也彼鄭注以次差之
玉路駕種馬戎路駕戎馬金路駕齊馬象路駕道馬田路駕
田馬駑馬給宮中之役彼以天子具有五路故差之以當六馬而
諸侯路車多少不等有自金路以下者有象路以下者有革路
以下者車雖有異馬皆四種則知其爲差次不得同天子故傳
準所用別爲立名謂之良戎不言齊道案魯以同姓勳親有
金路以下則當金路象路共駕良馬戎路駕戎馬田路駕田馬
駑馬給官中之役其餘諸侯無金路者事窮則同蓋亦準其
時事分乘四種大夫亦無路車亦有二種之馬明以時事乘
之不必要駕路車也若然案夏官戎右注云此充戎路之右田
亦爲之右然則戎田相類何知不象路駕戎馬戎路駕田馬
而必知諸侯有金路者金路象路共駕良馬戎路駕戎馬者

以兵戎國之大事當駕善馬不得與田馬同也天子戎路以其無
飾故卑於象路戎馬以其尚强故戎馬先於齊馬以此知諸侯戎路
亦不得與田路同馬且戎路之衡高於田路田馬不得駕之冬官輈
人爲輈國馬之輈深四尺有七寸田馬之輈深四尺注云國馬謂種
馬戎馬齊馬道馬高八尺兵車乗車衡高八尺七寸田馬七尺則衡
高七尺七寸是戎馬之高當與齊道同不與田馬等故知戎路不
得駕田馬也戎路必駕戎馬則知有金路者金路象路共駕良
馬明矣校人又云凡頒良馬而養乗之注云良善也善馬五路之
馬彼以五路之馬皆稱爲良此傳獨以齊馬爲良馬者以其用之
朝祀故謂之良不與周禮同也朝祀所乗雖取其力亦須儀容故
云彭彭有力有容言其能備五御之威儀也　臧臧善至廣博
正義曰臧善釋詁文疆者竟也故云反覆思之無竟已言伯禽之
法非一僖公每事思之所思衆多乃至於思馬斯善以馬是賤物
舉微以見其著多大其思之所及者能廣博也　傳蒼白至有力
義曰釋畜云蒼白雜毛騅郭璞曰即今騅馬也又云黃白雜毛

郭璞曰今之桃華馬也此二者皆云雜毛是體有二種之色相
間雜上云黃白曰皇黃騂曰黃止一毛色之中自有淺深與此二
色者異故不云雜毛也其騂騏爾雅無文周人尚赤而牲用騂
犅禮稱陽祀用騂牲是騂爲純赤色言赤黃者謂赤而微黃其
色鮮明者也上云黃騂曰黃謂黃而微赤此云赤黃曰騂謂赤
而微黃此其所以異也騏者黑色之名蒼騏曰騏謂青而微黑
今之驄馬也顧命曰四人騏弁注云青黑曰騏引詩云我馬維騏
是騏爲青黑色此章言戎馬戎馬貴多力故云伾伾有力　傳青
驪至善走　正義曰釋畜云青驪驎驒孫炎云色有淺深似魚
鱗也郭璞曰色有深淺班駮隱粼今之連錢驄也又云白馬
黑鬣駱郭璞引禮記曰夏后氏駱馬黑鬣然則髦即是鬣皆
謂馬之駿也定本集注髦字皆作鬣皆謂馬之駿也定本集注
髦字皆作鬣其駵雒爾雅無文爾雅有駵白駁駵馬黃脊騝
音乾則駵是色名說者以駵爲赤色若身鬣俱赤則騂馬故
爲赤身黑鬣曰駵駵而今之駵馬也黑身白鬣曰雒則未知所

出檢定本集注及徐音皆作駱字而俗本多作駁案爾雅有騂白駁謂赤白雜色駁而不純非黒身白鬣也東山傳曰騂白曰駁謂赤白雜取爾雅爲説若此亦爲駁不應傳與彼異且注爾雅者樊光孫炎於騂白駁下乃引易乾爲駁馬引東山皇駁其馬皆不引此文明此非駁也其字定當爲雒但不知黒身白鬣何所出耳此章言田馬田獵尚疾故言繹繹善走　傳作始　正義曰釋詁云俶作也始也俶之所訓爲作爲始是作亦得爲始思馬斯始謂令此馬及其占始如伯禽之時也　箋斁猒至乘駕　正義曰斁猒釋詁文彼作射音義同以上章斯臧斯才皆馬之身事故易傳以作爲作用謂牧之使可作用乘駕也　傳陰白至彊健　正義曰釋畜云陰白雜毛駰舍人曰今之泥驄也樊光曰駰者目下白也孫炎曰陰淺黒也郭璞曰陰淺黒今之泥驄或云目下白或云白陰皆非也璞以陰白之文與驪白黄白蒼白彤白相類故知陰是色名非目下白與白陰也又云彤白雜毛騢舍人曰赤白雜毛今赭馬名騢郭璞云彤赤也即今赭白馬是

也云一目白瞯二目白魚舍人曰一目白曰瞯兩目白爲魚郭璞曰似魚目也其驔爾雅無文說文云骭骹也郭璞曰骭脚脛然則骭者膝下之名釋畜云四骹皆白驓無豪骭白之名傳言豪骭白者蓋謂豪毛在骭而白長名爲驔也驓則四骹雜白而毛短故與驔異也此章言驔爲馬主以給宮中之役貴其肥壯故曰祛祛彊健也 箋徂猶至走行 正義曰徂訓爲往行乃得往故徂猶行也思牧馬使可走行亦上章使可乘駕之事也王肅云徂往也所以養馬得往古之道毛於上章以作爲始則此末必不如肅言但無迹可尋故同之鄭說 有駜三章章九句至有道 正義曰君以恩惠及臣臣則盡忠事君君臣相與皆有禮矣是君臣有道也經三章皆陳君能祿食其臣臣能憂念事君夙夜在公是有道之事也此主頌僖公而兼言臣者明君之所爲美由與臣有道道成於臣故連臣而言之 箋有道至之謂 正義曰蹈履有法謂之禮行允事宜謂之義君能致其祿食與之燕飲是君以禮義與臣也臣能夙夜在公盡其忠敬是臣以禮義與君

也　有駜至樂兮　正義曰言有駜有駜然肥
彊者彼之所乘黃馬也將欲乘之先養以芻秣故得肥彊乘之則
可以外高致遠得爲人用矣以興僖公有賢能之臣將任之先致
其祿食故皆盡忠任之則可以安國治民得爲君用矣羣臣以盡
忠之故常侵早逮夜在於公所其在於君所則君臣無事相與明
義明德而已以君臣閒暇共明德義故在外賢士競來事君振振
然而羣飛者絜白之鷺鳥也此鷺鳥於是下而集止於其所以喻
絜白者衆士也此衆士於是來而集止於君朝既集君朝與之燕
樂以鼓節之咽咽然至於無筭爵而醉爲君起舞以盡其歡於是
君臣皆喜樂兮是其相與之有道也　傳駜馬至安國　正義曰以
駜與乘黃連文故知駜者馬肥彊之貌以序言君臣有道下句皆
說臣事故知以肥馬喻彊臣也四馬曰乘故言乘黃　箋此喻至
其忠　正義曰傳以馬之肥彊喻臣之彊力馬由人所養飼乃得
肥彊肥彊乃能致遠人得祿食充足乃能盡忠盡忠乃肯用力若
不[illegible]雖有彊力不肯用之故箋重申傳意案夏官司士云以功

記曰儒行云先勞而後祿不亦易祿乎然則臣當先施功勞然後
受祿此僖公用臣所以先致祿食者彼二文皆謂君初用臣臣初
仕君必試之有功乃與之祿若其位定之後食祿是常君當豐
其祿食要其功効不得復待有功方始祿之故美僖公先致祿食
使臣盡忠此則禮之常法美僖公能順禮也　箋夙早至明德
正義曰夙早釋詁文以臣之於君德義而已以經有二明故知謂
明義明德也定本集本皆云議明德也無上明字施物得宜爲義
在身得理爲德雖内外小殊而大理不異引大學明德者彼謂顯
明明德之事故引之以證此爲明德也　箋于於至喜樂　正義曰
于於胥皆釋詁文絜白之士不仕庸君以僖公君臣無事相與明
義明德而已德義明乃爲賢人所慕故絜白之士則羣集於君之
朝旣言君臣相與明義明德別言絜白之士羣集君朝則絜白
之士謂舊臣之外新來者也上言在公明明擬臣爲文則明義
明德唯應臣明之耳而云相與者以言在公則是共公明之故
知君臣並明德義也以禮與之飲酒謂爲燕禮燕禮以樂助歡

故以鼓節之咽咽然醉始言舞故知至於無筭爵則有舞盡歡以君與臣燕故知君臣於是皆喜樂也　傳言臣至餘惠　正義曰臣禮朝朝暮夕不當常在君所今間暇無事而夙夜在公是臣有餘敬也君之於臣饗燕有數今以無事之故即與之飲酒是君有餘惠也　箋飛喻至欲退　正義曰以上言於下此言於飛是旣下而飛去故知喻羣臣飲酒醉欲退也絜白之士謂新來之人但新來之人即在臣例且與舊臣同燕故以羣臣言之　傳青驪曰駽　正義曰釋畜云青驪駽舍人曰青驪馬今名駽馬也孫炎曰色青黑之間郭璞曰今之鐵驄也　自今至樂兮　正義曰君臣有道如此可致陰陽和順從今以爲初始歲其當有豐年言君德可以感之也君子僖公有善道可以遺其子孫言其德澤堪及於後也以此之故於是君臣皆喜樂兮　傳歲其有豐年　正義曰春秋書有年者謂五穀大熟豐有之年故知其有年謂從今以去當有豐年也定本集注皆云歲其有年此詩僖公薨後云自今以始者上言在公載燕因即據燕爲今與將來

以作詩爲始　箋穀善貽遺　正義曰穀善釋詁文
貽遺釋言文　泮水八章章八句至泮宮　正義曰作泮水
詩者頌僖公之能脩泮宮也泮宮學名能脩其宮又脩其化經
八章言民思往泮水樂見僖公至於克服淮夷惡人感化皆脩
泮宮所致故序言能脩泮宮以揔之定本云頌僖公脩泮宮無
能字　思樂至于邁　正義曰僖公能脩泮宮爲宮立水水傍
生菜宮內行化魯人言已思樂往泮宮之水我欲薄采其芹之
菜也既采其菜又觀其化值魯侯僖公來至此泮宮我觀其車
之所建之旂而有文章法度則其旂乃茷茷然有法度其鸞則
噦噦然有聲言其車服得宜行趨中節也又魯之羣臣無小無
大皆從公往行而至泮宮言僖公之賢人樂見之也　傳泮水
至其化　正義曰此美僖公之脩泮宮述魯人之辭而云思樂泮
水故知泮水即泮宮之外水也天子辟廱諸侯泮宮王制文其餘
諸侯止有泮宮一學魯之所立非獨泮宮而已明堂位曰米廩有
虞氏之庠也序夏后氏之序也瞽宗殷學也頖宮周學也是魯

禮得立四代之學魯有四代之學此詩主頌其脩泮宮者先代之
學尊魯使得立之示存古法而已其行禮之飲酒養老兵事之
受成告克當於周世之學在泮宮也僖公之伐淮夷將行則在
泮定謀既克則在泮獻馘作者主美其作泮宮而能服淮夷故
特言其脩泮宮耳僖公志復古制未必不四代之學皆脩之也
又解泮宮泮水正是一物而此詩或言宮或言水之意以菜生於
水化出於宮言水則采取其芹言宮則采取其化故詩言采芹
藻之菜則言泮水說行禮謀獻之事則云泮宮下章云既作泮宮
淮夷攸服是言克淮夷者由宮內行化而服之故言宮也泮宮之
名既定亦可單稱爲泮此經四言在泮及集于泮林皆謂泮宮
爲泮也采者取菜之名而化亦言采者俱是已往取之因采菜
而同其文　箋芹水至形然　正義曰采菽云觱沸檻泉言采
其芹芹生於泉水是水菜也言水菜者解其就泮水之意藻茆
亦水菜從此可知也魯人之樂泮水意在觀化非主采菜但水
本因采取之并以采菜爲言故箋解其意言已思樂僖

之無泮宮之水復伯禽之法而往觀之采其芹也是其思
樂者樂僖公所脩觀宮因采其菜其往不專爲菜文中傳
辟廱泮宮之義辟廱者築土爲堤以壅水之外使圓如辟令
四方來觀者均故謂之辟廱也釋器云肉倍好謂之辟孫炎云
肉身也好孔也身大而孔小然則辟體圓而內有孔此水亦圓
而內有地是其形如辟也圓既中規其望水內則遠近之路等
故四方來觀者均言均得所視也此箋言築土壅水四方來觀
者均說水之外畔靈臺傳云水旋丘以節觀者說水之中央
所據不同互相發見也言四方來觀者均則辟廱之宮內有館
舍外無牆院也後漢書稱光武中元二年初載建三廱明帝
即位親行其禮天子始冠通天衣日月備法物之駕盛清道
之儀坐明堂而朝羣臣登靈臺以望雲物袒割辟廱之上尊
養三老五更饗射禮畢帝正坐自講諸儒問難於前冠帶搢
紳之人圜橋門而觀聽者蓋億萬計是由外無牆院故得圜
門觀之也天子之宮形既如辟則諸侯宮制當異矣而以泮

爲名則泮是其制故云泮之言半半水者蓋東西門以南通水
北無也旣以蓋爲疑辭必疑南有水者以行禮當南面而觀者
宜北面畜水本以節觀宜其先節南方故知南有水而北無也北
無水者下天子耳亦當爲其限禁故云東西門以南通水明門北
亦有溝壍但水不通耳諸侯樂用軒懸去其南面泮宮之水則去
北面者樂爲人君而設貴在近人與其去之寧去遠者泮水自以節
觀故留南方各從其宜不得同也天子諸侯之宮異制因形然言
由形異制殊所以其名亦別也定本集注皆作形然俗本作殺字
誤也此解辟廱泮宮之義皆以其形名之而王制注云辟明也廱
和也所以明和天下泮之言班也所以班政教也以物有名生於形
因名立義以此天子諸侯之宮實圓水半水耳不以圓半爲名而謂
之辟泮故知辟泮之稱有義存焉故於禮注解其義與此相接
成也　傳戾來至有聲　正義曰釋詁云戾來至也俱訓爲
至是戾得爲來也止者至而止任故云至非訓止爲至也復解
[illegible]注郊旂鑾在車之飾諸侯禮當有之今云言觀者欲法

[illegible]文章故美而觀之也此是魯人作詩而自稱其君為魯侯者以其魯君之美可為四方所則因其請王而作遂為外人之辭以示僖公之德非獨魯人所頌也　箋其音至德音　正義曰以其馬是僖公之馬故知其音是僖公之音以文承馬下嫌是馬音故明之　思樂至羣醜　毛以為魯人言己思樂往泮宮之水我薄欲采其茆之菜也既采其菜又觀其化值魯侯來至在泮水之宮與羣臣飲酒謂召先生君子與之行飲酒之禮既飲此美酒而得其宜則天長與之以難老之福故能順彼仁義之長道以收斂此羣衆人民　鄭以為既飲此美酒又長賜其難老之人謂所養老人常有賙餼也又言僖公行飲酒之禮因以謀征伐之事乃欲從彼長遠之道路以治此羣為惡之人謂時淮夷叛逆魯謀伐之此章言其謀行故下章言其伐克也　傳茆鳧葵　正義曰陸機疏云茆與荇菜相似菜大如手赤圓有肥者著手中滑不得停莖大如匕柄葉可以生食又可鬻滑美江南人謂之蓴菜或謂之水

茭諸陂澤水中皆有　箋在泮至者與　正義曰泮宮者行禮養
老之宮而云在泮飲酒明是以禮飲酒故知徵先生君子與之行
飲酒之禮也鄉飲酒鄉射之禮皆以明日息司正而復行小飲酒
之禮云徵唯所欲以告于先生君子可也鄉射注云先生鄉大夫
致仕者君子有德不仕者鄉飲酒注云先生不以筋力爲禮於是
可以來可者召唯所欲是飲酒之禮有召老之法下句言永錫難
老明是召之與飲也王制云天子將出征受命於祖受成於學注云
定兵謀也天子之禮如是則知諸侯亦然下章言淮夷攸服明當
於是謀之故知銜飲酒之禮因以謀伐淮夷之事也難老者言其
身力康彊難使之老故云謂最壽考者長賜終老者之身賜之
不絕故言如王制所云八十月告存九十日有秩彼注以爲告存
者每月致膳有秩者日有常膳然則八十者每月一致膳九十者
日日常有膳所膳之物則無文蓋如漢世老人有名德者時詔郡
國常以八月致羊酒之類也王制告存之文承七十不俟朝之下
明是朝臣有德致仕者也庶人之老者則不能然直行復除以養

王制又云凡三王養老皆引年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注云引戶校年當行復除老人衆多非賢者不可皆養之也　傳屈收醜衆　正義曰屈者屈彼從己是收斂之義故為收也醜衆釋詁文毛云收此羣衆則是不斥淮夷當謂順行長遠之道收斂魯國之民人也王肅云天長與之難老之福乃能順彼仁義之長道以斂此羣衆傳意或然　箋順從至之人　正義曰順者隨從之義長者遥遠之言故順為從長為遠也屈治釋詁文彼屈作淈某氏引此詩是其音義同也下云既作泮宮淮夷攸服則將伐淮夷於泮宮謀之明是飲酒因謀此則謀之之事故以醜為惡此則謀治之耳未是兵已行也下云淮夷攸服乃是伐而服之　穆穆至伊祜　正義曰言穆穆然美者是魯侯僖公能敬明其德又敬慎其舉動威儀內外皆善維為下民之所法則也信有文矣信有武矣文則能脩泮宮武則能伐淮夷既有文德又有武功其明道乃至於功烈美祖謂遵伯禽之法其道同於伯禽也以此化民民皆傚之魯國之民無有不為孝者皆

庶幾行孝自求此維多福祿言能勉力行善則福祿自來歸之
僖公行己有道化之深也　明明至獻囚　正義曰明明然有明德
之魯侯甚能明其德也又說其明德之事既作泮水之宮以行其德
化謀伐淮夷而淮夷所以順服是其德之明也僖公既伐淮夷有功
而反矯矯然有威武如虎之臣使之在泮宮之內獻其截耳之馘善
問獄如皐陶者使之在泮宮之內獻其所執之囚言折獄則有威武
執囚則善問獄美其所伐有功而所任得人也　箋克能攸所　正義
曰皆釋言文　傳囚拘　正義曰釋言文　箋馘所至其人　正義
曰釋詁云馘獲也皇矣傳曰殺而獻其左耳曰馘故云馘所格者
之左耳謂臨陣格殺之而取其耳也淑善釋詁文囚所虜獲者謂
生執而係虜之則所謂執訊者也王制云天子將出征受成於學
出征執有罪反釋奠於學以訊馘告注云釋菜奠幣禮先師是將
出則謀於學而後行反則禮先師以告克故僖公既伐淮夷而反
在泮宮也彼云以訊馘告者即此獻馘是其事也所馘者是不
服之人須武臣之力當殺其人而取其耳故使武臣如虎者獻之所

囚者服罪之人察獄之吏當受其辭而斷其罪故使善聽獄如臯
陶者獻之執俘截耳而還言伐有功也有武力者折馘善問獄者
執囚言任得其人也此章言淮夷服即說獻囚急見所任得人
以明其服之狀故下二章更說往伐之事　濟濟至獻功　毛以
爲上言任得其人此本往還之事言濟濟然多威儀之多士皆能
廣其德心謂心德寬弘並無褊躁又桓桓然有威武之容其往
征也遠服彼東南淮夷之國此多士之德烝烝然而厚皇皇然
而美不爲過誤不有損傷於軍旅之間更無忿競其迴還也不
有告於官司爭訟之事者唯在泮宮之內獻其戰功而已美其
軍旅齊整又能克捷　鄭唯以狄彼東南三句爲異言以威武往
征剔治彼東南之國其往之時莫不相勸有進進往往之心不
讙譁不揚聲美其樂戰之心而在軍又整餘同傳　桓桓威武貌
正義曰釋訓云桓桓威也故爲威武貌毛無破字之理瞻仰傳
以狄爲遠則此狄亦爲遠也王肅云率其威武往征遠服東南
謂淮夷來服也　箋多士至淮夷　正義曰上言反而獻功此

又本其初往此言濟濟多士謂虎臣及如皐陶之屬所謂伐而正其罪故以征爲伐征伐所以治罪故讀狄爲剔剔治毛髮故爲治也淮夷之國在魯之東南故知東南斥淮夷也

傳烝烝至揚傷 正義曰釋訓云烝烝作也與作是厚重之意故爲厚也皇皇美釋詁文揚與誤爲類故爲傷謂不過誤不損傷也王肅云言其人德厚美不過誤有傷者

箋烝烝至其功 正義曰釋詁云烝進也故烝烝猶進進也謂前進則皇爲往行故知皇當作往釋詁云往往皇皇美也俱訓爲美聲又相近故因而誤也鄭讀不吳爲不娛人自娛樂必讙譁爲聲故以娛爲譁也訩訟釋言文楊者高舉之義不誤爲不讙譁不揚爲不揚聲故云多士之伐淮夷皆勸之有進進往往之心不讙譁不大聲謂初反及在軍之時能如此也僖公還泮宮又無爭訟之事告治獄之官由在軍不競故無所告皆自獻其功而已

角弓至卒獲 毛以爲多士以威武而往伐淮夷望而即服故角弓其觩然弛而不張束矢其搜然[illegible]

用其兵車甚博大徒行御車之人皆
服淮夷已克淮夷而淮夷甚化於善不復爲逆亂也此淮夷不
逆是僖公之功故述而美之言僖公用能固執大道之故故淮夷
卒皆服也　鄭以爲既言服而獻功更陳克捷之勢言僖公之伐
淮夷也以角爲弓其張則觩然而持弦甚急所束之矢其發則
搜然而勁又且疾其戎車甚傳緻而牢固徒行之人又並無厭倦
者從軍之初發至於既克淮夷其軍旅士卒甚善矣不有違逆
軍法號令者此皆僖公之德故稱美之言此由僖公用堅固爾
軍謀之故故淮夷盡得服也　傳觩弛至衆意　正義曰毛以
美僖公之克淮夷必美其以德不以力此當設言爲不戰之辭
故以觩爲弛貌荀卿論兵云魏氏武卒衣三屬之甲操十二石
之弩負矢五十个是一弩用五十矢矣荀則毛氏之師故從其
言以五十矢爲束也大司寇云入束矢於朝注云古者一弓百
矢其百个與則鄭意以百矢爲束此箋不易傳者百矢爲束
亦無正文以尚書及左傳所言賜諸侯以弓矢者皆云彤弓一

形矢百以一弓百矢故謂束矢當百个而在軍之禮重弓以備折壞或亦分百矢以爲兩束故不易傳也毛以爲搜與束矢共文當言其束之多故搜爲衆意傳以弓言觩矢言搜其意言弓不張矢不用是僖公不至大戰而克服淮夷也又毛於猶字皆訓爲道則下句猶亦爲道王肅云言弓弛而不張矢衆而不用兵車甚博大徒行御車無厭其事者已克淮夷淮夷甚化於善不逆道也魯侯能固執其大道卒以得淮夷傳意或然上有囚馘則非全不戰傳意蓋以此章爲深美之言 箋角弓至之類 正義曰以上言獻馘獻囚是戰而克之此章不宜復言弛弓束矢故云角弓觩然則言持弦急謂弓張故弦急也搜爲矢行之聲故束矢搜然言勁且疾也車之廣狹度量有常不得以甚博爲言故博當作傅其車甚傅緻言安穩而調利也用兵貴於順禮而云孔淑不逆則謂士卒所爲不逆軍之正法故云士卒甚順軍法而善無有不善者於既克淮夷之下乃云孔淑不逆言其從始至終皆不逆也此美

行兵有逆者謂堙井刊木之類襄二十[illegible]陳侯會
楚子伐鄭當陳隧者井堙木刊服虔云堙塞刊削也　箋式
用猶謀　正義曰式用釋言文猶謀釋詁文　翩彼至南金
正義曰翩然而飛者彼飛鴞惡聲之鳥今來集止於我泮水之
林食我泮宮之桑黮歸我好善之美音惡聲之鳥食桑黮而
變音喻不善之人感恩惠而從化憬然而遠行者是彼淮夷
來就魯國獻其琛寶其所獻之物是大龜象齒又廣賂我以
南方之金言君臣並皆得之是脩泮宮所致故以此結篇也　傳
憬遠至荊揚　正義曰淮夷去魯既遥故以憬爲遠行貌琛寶
釋言文舍人曰美寶曰琛來獻其琛摠言獻寶其龜象南金
還是寶中之別以其物貴特舉而言其獻非唯此等也漢書
食貨志云龜不盈尺不得爲寶此言元龜龜之大者故云元龜
尺二寸也賂者以財遺人之名故賂爲遺也荊揚之州於諸州最
處南偏又此二州出金今云南金故知南謂荊揚也禹貢徐州淮
夷蠙珠洎魚則淮夷居在徐州貨唯珠魚而已其土不出龜

象其國不屬荊揚而得有龜象南金獻於魯者禹貢所陳謂

象其國不屬荆揚而得有龜象南金獻於魯者禹貢所陳謂常貢天子土地所出此則僖公伐而克之暫是以賂魯其國先得此寶以其國寶爲獻非是淮夷之地出此物也　箋大猶至三品　正義曰大賂者賂之多大故云大猶廣也春秋襄二十五年晉帥諸侯伐齊齊人賂晉侯自六正五吏三十帥及處守者皆有賂是及羣臣故知廣賂者君及卿大夫也又申傳南荆揚之義故云荆揚之州貢金三品禹貢揚州厥貢惟金三品荆州云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彼注云三品者銅三色也王肅以爲三品金銀銅鄭不然者以梁州云厥貢鏐鐵銀鏤爾雅釋器云黄金之美者謂之鏐白金謂之銀貢金銀者旣以鏐銀爲名則知金三品者其中不得有金銀也又檢禹貢之文厥貢鏐鐵錫鉛而獨無銅故知金即銅也僖十八年左傳曰鄭伯始朝于楚楚子賜之金旣而悔之與之盟曰無以鑄兵故以鑄三鐘考工記云六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鍾鼎之齊是謂銅爲金也三色者蓋青白赤也

毛詩正義卷第三十八

計一万三千九百四十四字